



重修無極志卷之下

知縣漢上高必大載南有

教諭豐潤谷卿雲燦五甫

已 人秦企益還我甫

蜀 恕平海甫彙

編 穆貞元會公甫修



雜附志

安氏曰我極雖非都會之地而事紀關於邑者亦興衰之槩曹魏雖非正統之傳而后戚生於邑者亦割據之遺塚墓指顧而感慨因之鑒戒昭彰而脩省因之至於廟寺之設雖若不經然福善禍淫之狀動愚夫趨避之心據靈負幽之供儒士藏修之所亦有不可盡廢者皆附志之其目凡五

一事紀

周平王五十年即隱公元年五月魯大夫無駘帥師入極

北魏太和十二年九月廿五日班虎女右手大姆指甲下生毛九莖長一尺二寸

唐天寶十五載二月史一退據九門是時常

山九縣七附官軍惟藁城九門爲賊所據李光弼遂分兵七縣以三百人戍守無極

貞元九年四月王武俊襲掠定州所屬無極等縣民萬餘口徙之德棣

光啓元年三月成德軍節度使王鎔遣將以無極李克用自將救之大敗成德兵

宋元祐六年閏八月無極等七縣野吞成繭

金貞祐三年九月周元兒號紅襖賊攻陷無極真定帥府擒殺之

洪武二年復置無極縣以元末廢於兵燹故也按府志建置以爲二年事紀以爲四年今考縣之碑記則三年已有官矣宜從建置

三十二年八月耿文炳兵駐真定靖難兵由間道出文炳不意遂引兵無極進攻文炳

永樂五年二月無極等處大水民饑

正統四年六月無極蝗民饑

五年春無極民饑

成化二十一年六月無極旱民饑

弘治六年罷丁養馬止以地論無極原額馬匹  
四六十匹沙河縣民赴

都察院告稱伊地荒歉不堪養馬遂撥五十匹  
於無極寄養共五百一十匹

正德二年正月無極等處大雪人多凍死者

六年十二月流賊過無極先日賊夢鷄啄首因  
縣名極音呼相近遂不掠而去

十四年九月

馮南巡駐蹕無極

嘉靖二年三月無極大風黑沙蔽日白晝爲

八月無極民間了進妻一胎生四子

八年六月無極蝗民饑

二十六年六月狂風起自西北拔樹飄瓦經無  
極之境向東南而去旣而冰雹大作禾稼盡平  
三十二年五月無極大水民饑縣之東北尤甚

三十三年三十四年俱如之

三十九年六月無極旱蝗縣之西南尤甚

四十年春無極民饑知縣張新勸借賑濟仍於

三門四堡煮粥以待尤貧者

萬曆三十五年大水平地非船難行

萬曆四十六年旱六月二十三始得雨

四朝

順治四年六月初四日飛蝗蔽日

順治十一年六月大水平地非船難行

順治十八年六月北城河內開並頭遠城東北雨禾

多秀以穗時以為縣主高公必大德政所感

康熙七年六月十七日戌時地震七月初八日厚濱

汎濫禾稼淹沒人民大飢奉

古一年錢糧全蠲

康熙十八年五月十一日廣新縣災七月二十日已

轉地震災大旱民大飢奉

旨減糧蠲十分之三六年春

詔遣部臣賑濟等名錄三載

康熙二十一年秋七月雨雹

康熙二十四年秋大水

康熙三十五年蝗蝻

康熙二十六年有年

康熙二十八年旱

康熙三十八年秋大水

康熙四十二年旱

康熙四十一年春二月

聖駕巡省畿內駐蹕無極

康熙四十九年春二月

聖駕巡省畿內駐蹕無極二日

康熙四十九年大有年

之女甄

心三歲失父九歲喜讀書為字後天下兵亂

無極

考卷下

前五

加以饑饉人皆賣珍寶甄家多買之甄氏白母  
張氏曰此取禍之端也匹夫無罪懷寶爲罪况  
親黨皆貧之不若以穀賑之舉家稱善建安中  
袁紹爲次子熙納之熙出守幽州留甄氏於鄴  
及曹操得鄴曹丕遂納甄氏爲夫人生子叡及  
丕踐作入洛陽得夫人於鄴是時郭貴嬪有寵  
欲謀正宮迺造魘鎮物假言在夫人室中得之  
丕怒賜夫人死葬於鄴後叡卽位追尊夫人爲  
后謚曰文昭



甄逸后之父 追贈安鄉侯謚曰敬

甄儼后之兄 追贈安鄉侯謚曰穆

甄像儼之子封安鄉侯像子暢溫韓豔四人暢

子紹皆相繼封侯

三塚墓

故王塚在城西十二里此侯方村前相傳為故

王塚未詳世代

古塚在城西二十五里塚有數十舊以為虛糧

塚迺檀道濟唱籌量沙之故地按使檀道濟自

歷城縣引軍掘量沙故地在東阿縣南今以為

在此不亦訛乎此塚既莫詳世代但名為古塚

可也

甄侯墓在城東北十五里東堠村前舊以為甄

妃墓按史甄氏止土為夫人死封皇后未嘗稱妃

亡時即葬於鄴 帝即位使司空持節於陵別

立寢廟亦在鄴今以為在此不亦訛乎或曰后

之父兄既崇封其必封大築其墓此當為甄侯

墓其說近是姑從之

甄琛墓在城東北二十里南劉村前斷碑毀沒  
張子奇墓在城南十里張段固村前  
張林墓在城東北三十里東宋村前  
張興祖墓同前

賈琮墓在城西南三十里陳村前有神道碑  
賈惟貞同前

何體仁墓在城西北一里有墓碑

裴珪墓在縣南三里高村前

蓋戒

甄琛北魏高祖時舉秀才任中書博士世宗時  
累遷侍中是時趙脩盛得寵遇琛出事之及脩  
姦惡敗露琛懼相連廼於逮脩之先日舉其罪  
及脩被鞭琛語人曰趙脩小人背如土牛殊耐  
鞭打識者以此非之脩死之明日琛以朋黨被  
逮尚書王祥等奏琛身居直法繩糾是司反與  
脩往來網繆琛相交結及脩釁彰方行彈劾生  
則附勢死則就地排之仰欺朝廷俯罔百司不  
忠不實合當貶黜奏可琛遂免歸久之寅緣復

進除散騎常侍領給事黃門侍郎河南尹肅宗  
立復以琛爲高聲之黨不宜參朝政出爲瀛州  
刺史未赴停中山歲餘復赴京肅宗仍不欲內  
處改徐州刺史及入辭懇以老陳遂授吏部尚  
書復改征北將軍定州刺史後附會崔光因光  
褒美徵爲車騎將軍兼侍中

甄侃世宗時由郡功曹任秘書郎性險薄多與  
盜通嘗夜宿洛水亭毆傷主人爲司州所劾淹  
在川獄州牧王懷欲具案窮推父琛懼託左右

以聞世宗勅懷寬放懷陳法不可貸世宗復特  
旨出之

張子奇宋徽時舉明經任獲鹿縣主簿遷黃州  
刑曹冀州戶曹太子中舍

熙宗時遷河東北路轉運戶

籍判官加騎都尉封清河縣男食邑三百戶贈  
朝請大夫

五廟寺

玉皇廟在城西南半里 真武廟在城西北半里

三官廟在治東 龍母廟在西關外

東嶽廟在張段固村 聖母廟二在北蘇村濶頭店

蚕姑廟在東合流村 龍王太子廟在佛堂村

興國寺在治南 天王寺在治東北

壽寧寺在東牛村 普勝寺在北焦村

彌陀寺在驛頭村 通聖寺在陳村

福勝寺在扈臺社 法雲寺在北侯方村

護國寺在北遠村 龍興寺在西合流村

洪仁寺在大名營 名軍寺在王先村

淨土寺在東墩村 報恩寺在小呂村

慈氏寺在東門村 洪聖寺在濶頭店

清涼寺二在池陽村漂頭村 興善寺在郝庄

永寧寺二在黃臺村北流村 觀音寺在北蘇村

佛堂寺在佛堂村 萬壽寺在新成村

千佛寺在北旺村 石佛寺在固獻村

重寶寺在南劉村 惠通寺在戶村

木月寺在司下村 圓覺寺在丁驗村

興隆寺在東豐村

大悲寺二在柴城村中郎村

龍泉寺在流村

聚寶寺在李尚村

善嚴寺在南馬村

會陽寺在東陽村

太平寺在樓下村

普名寺在彭家庄

永泉寺在李貴子村

隆興寺在月旦村

吉祥寺在鄭村

壽安寺在齊下村

臺曇寺在譚下村

十方院在東關廡

藝林志

滄氏曰文國之華也所以彰往而詔來也是故

夏殷慨把宋之無徵春秋信魯史之足考文之

繫也重矣無極古之鏡石雖殘尚存一二於千

百今之紀言攸繼未敢去取於純疵謹錄之以

俟後他若文之緒餘亦不可泯因併及之其月

凡四

一碑記

問山堂記

知縣馮翼

唐末五代文章氣格卑弱宋初王元之穆伯長

楊大年始新其體景祐和慶曆間歐陽永叔尹師

魯南子固石曼卿以舞聖俞蘇子瞻前唱後和對  
酌古今文風丕變熙寧之際異人輩出東坡山  
谷王荆公方駕並驅獨老坡雄文大筆學貫九  
流出入百家波瀾浩浩高出前古挾以英偉忠  
義之氣雖晚年官途海上氣不少衰平日少許  
可當時縉紳士大夫被吹噓接引者謂之登龍  
門于是黃庭堅張耒晁補之秦觀以才學文藻  
雅相器重昆說之以道迺無咎之昆季也亦嘗  
遊東坡遊東坡亦嘗有言以道進者

見聞風流醞藉從可知矣崇寧元年來蒞無極  
初築此堂名之曰問山堂蓋取諸歐陽集古序  
所載東漢事已見於本集不必具錄堂下有先  
生手植槐數株陰森蒼蒼古今大數圍世傳無極  
山有名無形好事者緣飭之言山有三十六峯  
良由以道先生詩有六六松峯空斷腸之句故  
也或者謂先生嘗家於嵩少嵩鎮之峯三十有  
六下車之日考圖求無極山所在古迹都亡遂  
感興賦詩因念鄉里故有是語此說似近之矣

翼恐邦人訛舛相傳眩惑後進俾無所考故不  
得不書及仰先生一代佳士人物不減東晉宰  
治此邑甚有惠政至今父老猶能道其故事翼  
自大定壬寅到官凡興寢燕息朝夕未嘗不在  
此堂緬想先生風采時移事改歲月如昨每每  
爲之慨嘆噫先生疇昔始立此名豈無意乎古  
者其棠勿剪勿伐蓋思其人愛其樹翼傷前政  
遺跡日就湮沒久欲爲作一記紛奪未遑今偶  
成之雖文獻不足以發揚姑可以見其本末云

大定二十六年撰

整暇堂記

文林郎李嗣立

中庸有言曰君子知所以自治然後知所以治  
人又曰凡事豫則立不豫則廢聖人論治國齊  
家脩身正心必本於誠意雖事有大小而施於  
有政未有不先於正已而能正物者也始平馮  
君爲定之無極令下車數月政務畢舉又以其  
餘力脩舊起廢治公宇而一新之正寢之西有  
屋三楹西屬廳事取春秋樂絃之語榜其額曰

整暇堂堂之前後皆植松菊梧竹中置筆硯圖  
史每自公退食必解帶盤薄思所以爲政之政  
已而焚香觀書彈琴賦詩倦則曳杖嘯歌徜徉  
其中遇休沐則速賓僚觴咏以洗獄訟簡書之  
勞中山廼近輔名郡山水明秀爲西道冠無極  
又大邑豈時作邑皆名士大夫堂亭臺榭一一  
各有思致如開山堂思民堂四望亭幽深可以  
澄身觀道高爽可以登臨四顧君獨改治此堂  
以思爲政治民之術又知夫君子自治事豫則

立而有取於整暇之說可謂賢矣僕歸自都城  
以君故枉道來訪君謂僕曰彼鑿鍼使楚對其  
執政以晉國之勇則曰好以衆整好以暇方晉  
楚爭盟務以兵相勝爾治民何與焉蓋鼓城藁  
城故多盜吾封壤相近事可不素慮以爲不虞  
之戒此吾名堂之意也爲我記之僕謂親民之  
吏莫急於守令夫三萬之邑已過於古子男之  
國古者刺史入爲三公郎官出宰百里彼謂州  
縣之職徒勞人耳果無足取且事未有不生於



無極志 卷之十 十一  
微而成於著者今君爲政能爲民遠慮以名其所居朝夕見而思焉其志遠矣與夫興土木之役以供游燕之樂者異矣是不可不書乃爲之書金大定二十四年撰

重脩問山堂記

訓導趙尙

無極縣堂廼問山堂也起宋崇寧間歷金而元狀貌偉然超於鄰邑前賢之跡龕諸壁石班班可考及戊申歲經值兵燹俱爲瓦礫一日知縣

公奉

命來任覩其遺趾荒蕪慨然嘆曰不意問山之堂在於斯也吾亦來尹斯邑撫治斯民柰何不踵前賢之跡以新斯堂與乃經乃營捐已俸金鳩工就役材木瓦甍皆假於空閑廢室未嘗輕動民力肇工於洪武三年之秋先堂次門次戒石亭及東西司房前後左右五十餘楹興作未畢卽因公務赴京繼以本縣主簿成公署篆再經再營數月之間而厥功告成臺砌簷宇煥然一新非二公勤敏者能之哉張公諱凱字伯原江

東吳縣人由中書掾任性清慎多幹濟成公諱  
正字大方保定巨川人由國子生任好禮士君  
子撫民深得其方在役民庶靡不忻躍以贊其  
德厥堂既成民庶更相謂曰是堂也張公興工  
於前成公繼工於後前倡後和其舉美矣當鏤  
諸珉石以示永久因求予以記義不可辭遂直  
述其事以紀歲月云洪武四年撰

重脩無極縣治記

御史毛宗魯

爲直定府屬縣其縣治洪武三年知縣張

凱創建迨今已垂百年風雨侵尋棟宇傾圮  
於此者率以承代靡常畧不措意山東德州

侯名倫字天敘山陰進士入太學歷事工曹有

聲天順癸未來尹於茲覩聽政之踈陋殊甚遇

雨則張蓋視事下及公宇廡舍皆不可支持墻

垣頽頽踐爲通道勢弗能已乃捐俸爲倡復因

宜措置蓄材儲費經始於天順甲申孟秋工役

吏勤庶民子來外建麗譙四楹儀門二楹正廳

廂房八楹穿廊後廳八楹幕廳六房十四楹鍾

鼓樓四楹旌善亭四楹榜房二十四楹土

地獄神二祠四楹庫方十楹察院府館五十四

楹陰陽醫學八楹養濟院八楹官居有解吏止

有舍架閣有庫因園有所周築垣墻三百餘丈

至於文廟殿廡黌門櫺星門戟門明倫堂後堂

齋號厨庫學舍之數共六十七楹城隍廟大門

中門前殿穿廟寢室列建神祠共三十二楹文

昌祠四楹風雲雷雨山川壇爲屋十六楹社稷

壇爲屋十六楹邑厲壇爲屋九楹郵亭二楹預

備倉三十楹縣倉十五楹他如迎恩澄清承流

宣化環水橋城隍廟龍王包公北嶽廟及科第

牌坊共三十二楹計用大小梁檁木植三千七

百三十七根椽一萬五千九百三十株磚七十

八萬五千箇瓦二十八萬片閣溜鐵瓦一百片

石灰四百萬斤油麻三百餘斤釘六千二百箇

板九百片民力二萬六千七百二十四工皆取

諸在官者以間計之二百五十九以楹計之三

百七十三黜堊藻飭隆殺合度工雖多而不匱

其力費雖浩而不竭其財迎恩祝賀陳設龍亭香亭儀從金鼓之數靡不周備金碧熒煌極其工緻越五載諸役告成足以聳具瞻而起觀望也主簿陳昇典史姜雄圖不泯令之善走書述事頗未可予記之垂示永久夫爲政在人得其人則廢墜脩舉而境內貧安匪其人則百姓尚不能保其流徙之患欲廢墜之脩也胡可得哉侯存心仁恕愛民如子興學禮士鋤強扶善政清訟簡事安民安頌聲載道香人齒頰頌

茲昇新縣治工費浩繁而不知撻謂非處

有道疇克爾耶時按治侍御南陽徐公茂桐廬俞公蓋舉侯治行超卓

上請勅旌異所以迓天休來寵錫者諒非偶然也後之嗣侯者皆能心侯之心斯無負侯之用心矣是宜大書深刻載諸金石欲其知厥艱罔或廢墜侯之政績騰章奏聞者三十餘事并致三瑞好事者繪圖傳於世觀此其他善政可驗云

成化六年撰

重修無極縣治記

給事中黃臣

嘉靖四年三月無極治脩克完先爲堂堂起三間堂之後復爲堂焉廣損堂之十三厥數如之爲退食也堂之前爲儀門三間若翼堂而環門者不可無廊故吏居左右六曹凡十有八間堂之東又爲儲積所時以庫名庫成而樓於其上時又以庫樓名此後又爲庫三間用藏鑿駕縣必設典史故西爲廳三間居之使守其職此後爲屋三間每齋戒之晨邑令召諸僚避譁卽

出蔬食其間蓋欲明心潔體以事感召也  
厥邑工既宏旣饗禮禮通道輪奐可稱逆計也  
事實始於嘉靖三年五月至於今落成之民無  
間言惟知懽欣厥令郭公實力爲之以成保此  
終譽國學生安邦直王制禮不以予愚而遠之  
記予聞而疑之旣而稍加詢焉乃知無極之民  
素奉淫祠祠奢於制張村等村郭令得七祠焉  
乃毀之旣於陳村等寺毀佛殿及僧房有差於  
是遍諮邑人邑人曰予力是任任且弗憚凡舉

役事當論於上官上官儻弗宜令心或辜奈何  
於是乃諭監司監司宜之又諭撫臣撫臣素才  
令知其必成茲功其宜之如監司且有加焉郭  
令夙把竒猷脩德俟時其於邑事實單心力有  
才幹聲當道薦剡屢騰是故費罔官損役隱農  
妨近民安之竣於親瞻能生敬畏甚有無竄之  
民望門而返違民間之恨不獲受一塵且能擊  
節矣不假三春頌聲大作咸曰良吏於是郭令  
乃告於衆曰邑非吏弗治治非邑弗固邑非廉  
吏何居廉非脩觀何改惟茲邑事吾庸若工吾  
取若材故廉成而觀改觀改而今茲故惟茲役  
大不獲已顧汝弗怨卽怨弗甚諸邑民稽首如  
對慈母僉曰邑堂之中不昂以凌不卑以傾足  
以昭吾令之公邑堂有截清風與冽白雲與潔  
足以昭吾令之節公以理宣節以氣全理氣之  
間厥脩茂焉用是浚齒實無怨言匪無怨言而  
心則甘吾儕小人未知文字不能遠取近以堂  
諭黃生聞而嘉之曰民言如此是記諸郭令名

允禮山東曲阜縣人嘉靖四年撰

重脩無極縣城記

編脩張書

無極舊城在禹貢冀州之域周為極子國戰國初屬魏後併於趙秦罷封建遂置無極縣漢改毋極屬中山國晉省其縣併廢其城迄今城西二十五里新城村遺址尚存唐初改屬廉州武后時諱毋字復名無極改屬定州宋因之徽宗時以定州為中山府仍屬焉

洪武二年

水背恒山

襟滹沱拱神京山河形勢如綿平嵩一望極為壯麗宿應畢昂之交地接都邑之會人物

熙熙

亦畿南雄鎮也城制綿亘五里

有奇歷歲久風雨漸侵堽圯隍覆保障失恃前令茲土者以簿書期會為急視居邑若傳舍即有殄念民瘼者亦以避嫌遠怨為辭不過就其傾壞稍加葺補而已然歲修之歲復修之及洪勞費隆慶五年晉陽昏候來寧是已視寧之初

問民所欲爲及所未及爲皆以次而與之期月  
間治化有成鄉士大夫暨邑之父老咸請於翁  
願修城又爲保障願翁以上下未孚歲穫未豐  
恐勞民傷財爲地方擾弗果未幾值靈雨匝月  
壞民廬舍而城垣坍塌尤甚卽修補亦無所庸  
其力矣翁曰城所以衛民修城所以爲民也今  
殘缺若此任勞任然何辭遂以狀自於兩院道  
府皆俞其請然後估其費獲允身任其  
實選省員十人分督其工復命首領公以總

其事片瓦隻磚杯土寸木咸取自公帑而一毫  
無干於民且照原估支用分明錙銖不爽於城  
之三門則起而竣之於天花樓則增而新之暈  
飛鳥輦矩度聿新工始於萬曆元年之春而於  
麥登則休其役再興事於夏之際迄有秋復俾  
之歸農焉翁之作爲非惟不盡民之財而亦不  
盡民之力矣工旣成邑之父老懇予爲之記予  
惟物之興廢莫不有數而數之所制在乎人之  
志慮有合不合苟合矣雖異世而親否則比肩



而不相逮此所以制物之命而興廢以之是舉也順民之情民惟趨之上下相親志同意合僕嘉翁之勤勞能不私諸已因民之所欲爲經畫謀慮克底乃績居民得所庇庫獄得所恃萬一有警亦有所籍而不恐矣其利寧有窮哉翁呂姓名士偉字伯英容齋其號也登一卯鄉薦因竝紀於石以垂永永云萬曆元年撰

創建三官廟大坊記

邑人安嘉士

下邑三官廟建於縣治中當通衢會前未有也

嘉靖七年予高祖榮宦自京師歸鄉居邑中民有不堪生者遂率市民以爲一軍等就通衢中隙地設壇壝祀天地水府之神而甘霖降焉王寧

因捐其地予高祖攄其貲一方之民舉相勸助廟制由茲肇建矣然而規制尚狹也迨祖邦直歸政嘉興益爲四楹嘉靖丙辰癸亥歲救祖邦佑復率市民李仲臣等修葺之增木龕樹香程廟貌聿新大坊猶未建也迨隆慶五年夏晉陽呂父母尹澈邑蒞政初謁廟見其棟宇巍然會

塑森然金壁燦然嘆曰神可以妥矣大坊未建  
其何以聳中外觀乎時以民事方殷未果也迄  
六年春時和物豐上旌下頌庶務在公署者無  
不畢舉公憇曰工可以興矣用是仍命市民李  
仲臣等董其事精克礫採良木伐堅石建大坊  
於廟制前置齋房於廟側東題木扁於大坊上  
葺飛鳥葉矩度愈弘鳳翥鸞翔規模益別出入  
者若見其舒而揚也往來者若見其廓而通也  
者若見其宏而深靜而密也由是而合焉  
順風雨時萬物若所以庇吾邑之民者寧有假  
乎噫嘻先成民而盡力於神則知我公之心乎  
民也因事神而利及於民則知我公之悲謫乎  
神也語曰務民之義敬鬼神而遠之我公有焉  
詩云燕及皇天克昌厥後惟以是爲我公頌公  
古晉垣曲人呂姓士偉名容齋其號也登乙卯  
鄉薦因併勒於石以垂後云

重修城隍廟記

邑人安嘉士

夫城隍之制古矣漢唐始以廟祀宋遂編置於

郡縣爲民捍衛非淫祠也無極舊廟創建於大元至正壬子

成化丁亥嘉靖庚申踵有葺制猶未備也至乙丑歲雲中李翁以年豐民康捐俸鳩工復建牌坊一樹碑樓二增後寢二楹創兩宮火楹神像中庭一洗非昨功方告成而翁遂喬遷江寧矣固課最之致未必非神錫之福也逮我玉泉谷翁來尹茲邑下車謁廟對越神明顧瞻制度廼訊之左右曰規模何若而廓也圖繪何若而燦也

綵理何若而周也左右以李翁對而因以

石請翁曰余始蒞茲邑觀李翁之政而知於民

有遺愛焉暨誓於廟觀李翁之制而知於神有

遺敬焉翁雖喬遷而蜚聲朝佇昭格神休寧有

旣乎猗歟休哉真盛事也不可泯也爰命管事

人張元徵予文以垂永八予惟神以安民廟以

安神李翁勤於營廟者固所以安神亦所以安

民我翁之急於彰李翁之績者夫豈徒哉慶其

民已安而得以廣吾愛也神已安而得以展吾

敬也翁其心李公之心者乎嗣是而不弛其愛不懈於敬則民有常懷神有常格而福之叢於我翁者將與李翁同悠久矣予將觀厥成焉公諱谷欽號一峯古晉天城衛人九樂從者皆勒名於碑陰隆慶五年撰

重修廟學記

脩撰黎淳

孔子明天理於萬世其功德與造相相始終夫盈天地間皆理也然覆載有偏所以上律下襲裁成輔相者必賴孔子是孔子補天地所不足

傳帝王心性也然臨治有時所以祖述憲章刪定繫作者亦必賴孔子是孔子助帝王所不及封人曰天將以夫子爲木鐸邵子曰仲尼以萬世爲士夫子參兩間集群聖能使天聖在人心中者歷萬世而常顯則恩澤在人心者豈不貫千古而常存哉是故南面冕服一視王者表其德也春秋有事與社稷等報其功也庠序學校育材明倫傳其教也德行道藝賓興用世宣其化也前乎千萬世之既往爲皇爲帝爲王不托

孔子道莫克有光後乎千萬世之方來為漢為唐為宋不仗孔子國不能自立

宇內一遵孔子之道內而京師外而郡

縣皆崇廟祀脩學政今去孔子千八

百年即天理在人心者觀之為君知尚於仁為

臣知尚於忠為父知尚於慈為子知尚於孝為

長幼夫婦朋友知尚於序別信為家知背私而

向公為國知貴王而賤霸

人倫日用之間天理昭然隨處發見孰

非孔子之功乎而况畿甸四方之極衣被道德

天理素存尤易感化者耶無極舊有學任縣治

東北魏時故址也洪武辛亥因舊重建規模簡

陋夫以滹沱恒嶽拱抱後先瀛海太行襟帶左

右人材產其間文學如北魏之甄深忠義如李

唐之甄濟政事如近代之曹惟貞

此其人皆宅心天理中樞樞可紀也近數十年

來守令承宣有恭有慢而人材治化亦隨隆替

祀典缺畧教道荒焉景仰昔賢過者嘆興雖然

趙向

人心天理之公終不可泯天順癸未濟南右倫  
來令祇循德意敦崇教育爰及再葺士服民懷  
惟茲廟學卑隘中心歎然乃鳩工簡材謀一新  
之諏於衆人心咸願遂一日舉事徹舊易新作  
大成殿三間東西廡一十間神厨神庫九間前  
樹櫺星門外建戟門後創明倫堂暨退寢總六  
間齋廬二十六間琉璃屏十有七銅爵四十有  
五朱紅帛厘九階臺四與夫祭器百廩垣墉咸  
新之經始於丙戌正月落成於戊子二月維規  
規傑制增倍於前博士生徒樂有定業巍巍  
王之宮闕淵淵麟鳳之彩藪矣於是令率諸生  
行釋菜禮而教諭盧瓚訓導任倫董冕生員趙  
經輩圖不泯令之善具本末徵記以鏤貞珉夫  
人心之靈皆敬先聖天理之公不違斯民奉先  
聖以脩教事爲政首務也何幸有賢令克篤行  
之又何幸甄賈之君子德澤漑注人心之深而  
天理常存也於乎邦之俊彥游歌於此進而之  
廟仰瞻德容必也秉對越之誠凜然見宮墻之

內皆天理而非心不敢萌退而之學進德脩業  
必也端聚辨之志肅然見簡編所載皆天理而  
異端不容惑親其師樂其友真積力久衆理該  
通處也求志以取科第之榮出也達道以任  
國家之重在平時則蹈義履仁學甄琛之藝文不  
失其常遇險難則捐軀委命盡甄濟之忠節不  
害其變庶幾吾心天理與日月同明乾坤同久  
上不負

天子教養之恩下無忝賢令作興之意可以俟  
之百世而不惑矣幸相與勗之令姓石名倫于  
敘其字世家德州領景泰庚午鄉薦高第拜令  
職仁恕有守公勤有爲庶事皆詳審尤善荒政  
部使者已騰章上聞詔賜璽書旌異斯舉也令  
實主之至若相成其事者皆可書也列名於碑  
陰成化五年撰

重脩廟學記

檢討石瑤

家統御海宇百三十餘年歲遣使者行視天下  
未始不以興學校進人材爲首其奉勅提督人

專官以稽其成下逮郡縣皆與有責今

上御極逾一紀今年弘治甲子復詔海內慎選生

儒務得其材以俾實用

聖天子右文弘化之意至矣哉凡我臣工苟有意

於敬事不可不作新鼓舞以仰承

於萬一也無極為真定屬縣土廣民聚士行

敦朴其學宮在縣治東本宋元以來

舊址洪武辛亥昇建正統成化間踵有營葺弘

治十五年萊陽于侯既視事乃復拓而大之重

建大成殿兩廡櫺星門

廣增舊於

神厨神庫講堂饌堂齋舍射圃等稱之

蓋經始於壬戌秋八月望日以甲子款三月朔

日落成廟貌增新且務惟既蕭絃誦無

改升其堂入其室者莫不欣欣舞仰嘆聖人

道德之光而喜振作者之有功也既乃邑文學

甘君思禮靳君浩孟君宗仁率諸生趙鄒周毓

等徵瑤文記之嗚呼聖人之道載在六經垂之

萬世不啻如日月之行於天江河之流於地也



王者用之以定四海其臣用之以弼其治其民  
用之以親親長長幼幼養生送死而無憾何莫  
非六經之功哉六經之功不可一日忘則吾夫  
子垂世立教之澤不可一日泯也功不可忘澤  
不可泯則夫駿奔之地講授之所固豈可使有  
一物之或缺哉唐虞三代之制雖不可考然家  
有塾黨有庠術有序國有學入學必釋菜以至  
明倫養老習射賓興造士之法莫不燦然備舉  
是故風化大洽天下和平有由然矣遊談之士  
出而扇始變夷坑熅之禍作而六經旋踵學舍  
鞠爲園蔬博士倚席不講而漢道日益衰矣  
由是言之學校之興廢風俗之美惡世運之污  
隆所繫可不慎哉

國家隆師重道一準唐虞三代之法中外百執事  
罔不供職唯謹若今于侯之興學是已上下協  
心惟士爲重則夫黌堂鼓篋敦德行勵名檢益  
明六經之理以達之於用而淑乎人心上不負  
聖天子求才之心下不愧良吏之治與師儒之教

非士之望誰望哉苟有豪傑之士慨然思任重道遠者必當自茲始矣若于侯舉事之勤及取於民也廉闔邑士庶莫不化之是亦不可不詔於來世以侯夫嗣侯而有作者侯名訓文教其字也弘治十七年撰

創建名宦鄉賢祠記

編脩陸鈇

曲阜郭侯允禮令無極三年政恬民熙禮文咸秩迺公暇覽乘圖閱史志慨然嘆曰無極畿輔邑也道化莫先焉史績之循良士民之賢哲美

哉遐乎彬彬然盛矣古所謂禦災捍患以死而後已事與鄉先生沒而祀於社者可謂無其人乎百世之下惟是考德觀政吾蒞茲土而弗舉厥祀不敢寧居遂詣學宮陳師生進邑民之耆俊而謀之僉曰茲盛舉也惟我侯克圖取不竭力從事維時督學御史王公應鵬黜浮崇雅多所肇興侯博訪集議得可祀者自是說之而下五人爲名宦魏琛而下五人爲鄉賢請於王公許之侯先撤文昌祠葺黌舍創社學至是鳩餘材建

祠於學宮隙地嘉靖甲申二月經始五月落成  
列享奠次悉侯更定既而具書遣二庠生來請  
予記二生曰無極創邑百餘年是祠曠廢逮今  
微侯將遂泯焉願書以示永永予曰邑有廢祠  
有司責也胡先侯而令者顯弗重且急哉神之  
顯晦存乎遇禮之舉墜存乎時侯亦逢其會矣  
二生曰否吾見昔之令也皇皇焉日惟進取爲  
慮以傳舍視官府以奔走期會爲課最有告之  
曠典輒諉曰非吾一人之力能爲而亦非一人  
責也我侯直教然當之若無足爲者予曰天下  
事因仍易創造難有其志才不充焉不可也有  
其才志不副焉不可也侯其並優耶二生曰然  
吾邑素凋故自侯來百廢振飭是舉也官不民  
於費民不慳於力衆樂成之予曰神民之主也  
民和而神降之福謂先成其民後致其力於神  
也侯其知道乎二生曰然也自春不雨小民嗷  
嗷祠方告成而大雨如注或者神之應與予曰  
天道遠人事近卽近微遠可以觀侯之政矣夫

靡神不舉宣王以禦旱也索熈與神周禮以救  
荒也彼淫雷弗祀猶是以干天和致災氛古之  
人必急圖焉况 報功爲邑之大祀乎廢之

百年舉之一旦民心協而神意孚歡欣交通茲  
天之所以雨也而侯之精誠實意亦感格乎其  
間矣雖然自祠之創也四方之士來仕茲邑瞻  
拜登降政有式以脩其良將推而惠澤其邑民  
一邑之士游歌俯仰德有勸以底於成將出而惠  
澤四方之民得無似茲雨與二生再拜謝曰至  
哉言乎斯我侯建祠之意也遂書以記嘉靖丙辰  
年撰

創建儒學大坊記

教諭謝滄

嘉靖丙辰秋予承乏無極學諭至日詢多士以  
科第僉曰

國初以來鄉薦僅九人正德庚午迄今四十五年  
無繼之者予復詢其故僉曰諸生不學固宜自  
咎術者謂學之地址有以耗之緣是亦多疑焉  
思遷之而屢不果予曰維嶽降神生甫及申地

靈人也。然未有孔子之先天，下不知有尼丘。旣有孔子之後，尼丘之名遂大顯於天下。雖謂之人靈地，亦宜是在多士自立耳。其勿疑且遷務甚殷，自古重之無已，則增飭之可矣。丁巳，予署武彊。安平篆戊午，予應福建聘，皆未暇請圖。是年冬，予至自福建，適邑侯張公蒞任之初，公深沈多學，敷政明敏，一觀學之規制，卽曰：學而若是，何以振文風，作士氣乎？宜增飭之，始有待焉。予與多士之請，而所言直契合予與多士之心也。其時中丞林公浚民安土，蒞下，頌公曰：工一興矣，於是採良木，伐堅石，付之於匠董之，以官移大門於學道中，建大坊於大門外，屬以泮宮形勢，巍然繪藻，粲然一時。改觀若非，同之故址矣。多士之出入者，襟懷若皆舒而暢也，抱負若皆廓而通也。濟濟雍雍，若將龍翔鳳翥，不可得而維奎聯壁，列不可得而掩也。非惟不疑於心，抑且有資於進，後之科第殆綿綿而日盛乎？多士德公之舉，請爲之記。予惟公之望多士者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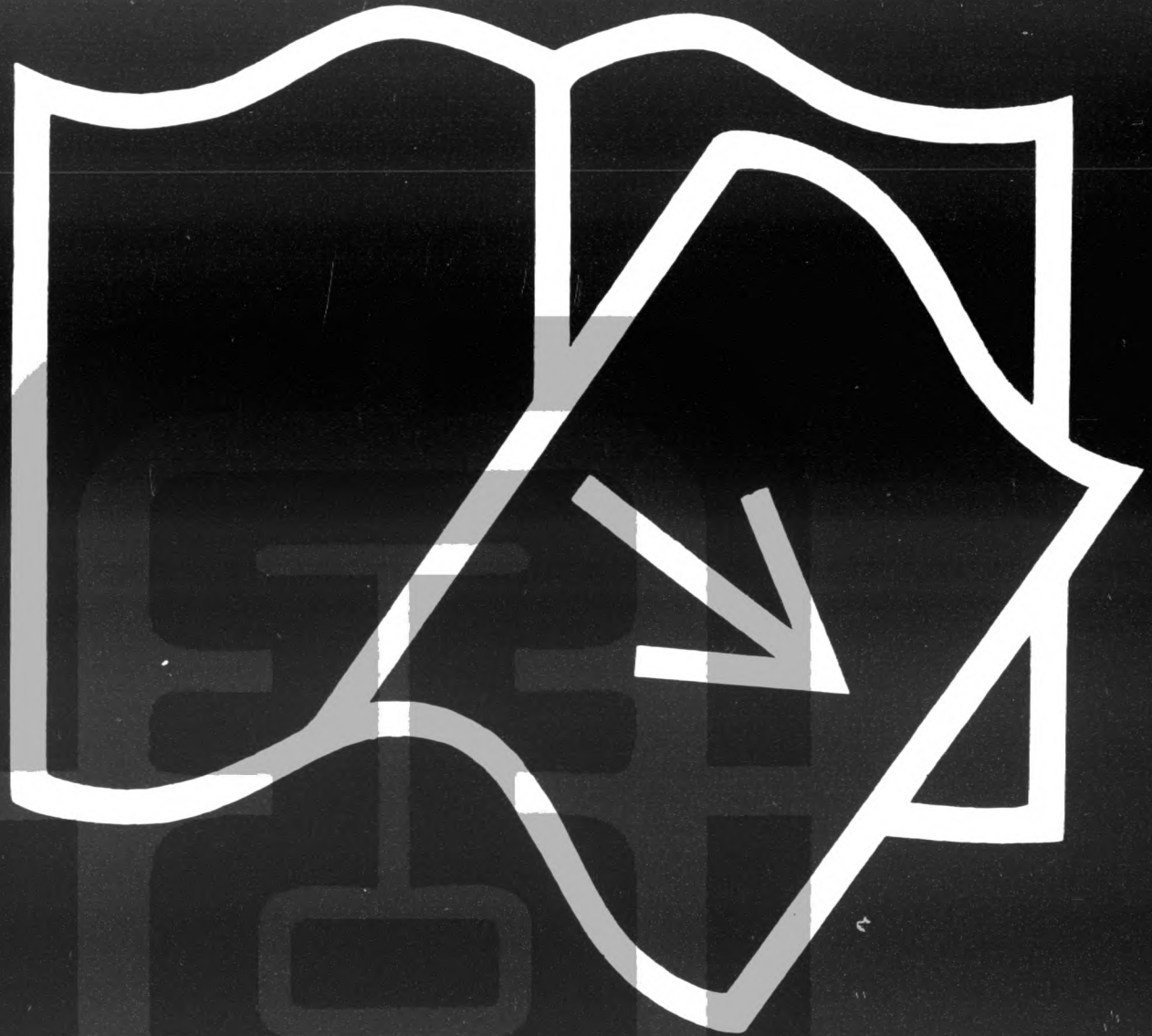
矣多士副公之望亦不可不力銳於尚往期於大成由科第進罔貽科第羞在一身必樹德樹行表忠孝節義之坊以光一身在天下必懋功懋業表卿相保輔之功以光天下庶不愧比坊之出入庶克副建坊之厚望特因多士之請而勗之公名新別號復菴汲郡人也茲創建之大者他若堂齋號廨一皆次第營葺矣不贅及云

嘉靖三十九年撰

創建社學記

侍講禮孔

無極縣舊無社學社學之建自郭侯始郭侯曲阜名族來尹是邑初則鎮之以靜繼則漸革其弊繼則漸振其廢於是廳事可以臨民縣學可以育材而社學亦建矣郭侯曰化民成俗教學爲先士之弗勸於學以所累不勝其所慕無以感其志是作人者有責焉於是優其家給以楮筆墨油士或質實奮勉進益者時加賞勞且時至庠宮而課肄策勵之於是文始振矣郭侯曰材始於教教始於蒙夫童而不教則長而寡



P 36

才於是擇邑中知訓詁能文義嚴正者優其家  
使爲童子師選境內之非凡可句讀者皆青其  
衣而儀習之於是父老皆曰自尹吾邑以前未  
始見有如郭公者於是諸師生皆曰郭公誠吾  
夫子之鄉人也乃以產至朱繡張宗仁來狀其  
事求孔暉爲社學記曰社學正東門內有地畝  
其舍四此請諸督學及諸上官建而扁之者其  
他里巷及塾鄙各令民以其便爲學而激勸之  
郭侯爲政三年矣不勞民不傷財而效則如此

焉夫高城深池保障生民功莫大於社學載在  
祀典其古祭法所謂有功於民則祀之者與無  
極城隍廟在縣治東創於元壬子歲迄今幾二  
百年矣歲月侵尋日就頽弊天順癸未石侯來  
尹於茲下車謁廟觀棟宇傾圮欲一新之顧財  
力未贍越二載百廢脩舉始掄材鳩工陶甃礎  
礎首捐俸爲倡好事者樂然輸材施木舊址狹  
隘侯勸諭東西民展地丈餘以廣之撤舊圖新  
外建大門四楹中門二楹前堂四楹穿廊四楹



寢堂四楹棟宇崇麗貌像尊嚴黝堊丹青繪藻  
 合度足以妥神靈而展時祀侯之用心勤矣哉  
 工興於成化丙戌秋落成於明年丁亥春工費  
 浩繁侯重擾民朝夕親躬督勸措置以集事縣  
 距龍泉社三十里許時天寒忽有女巫葉氏自  
 社而西奔走淋漓履獨木如平地入廟為神語  
 召侯謝曰昔為於公未有傾心補砌者今感  
 爾勞心經始復指廟西南槐樹下有錢以助觀  
 者如堵侯初不信既而發之果得磁器貯錢六

千七百餘文衆驚異以

聞四方交相稱頌按治綉之

俞公蓋具狀覆實 上聞旌異之邑至任知縣

張鏜暨耆老輩咸謂神之靈異固不可泯侯之  
 德孚於神奚可泯耶相率為文請諸石用彰神  
 貺且志石侯人神交感而興發愈未得後景仰  
 永永無替惟縣令與神陰陽表裏交相感通不  
 然何以發地得錢適當建廟時哉且錢藏於地  
 實為不偶建廟得錢亦豈偶哉建廟得錢固為

不偶而召侯爲神語以謝又豈偶耶良由侯政  
通人和所致爾士大夫耆老又能懽欣鼓舞相慶  
厥功可謂見義勇爲而民服其心者矣自茲以  
後民康物阜百用成靈異大彰於將來人必  
指而名之曰昔侯建廟獲錢之應今復見繼  
於前矣又嘗大書特書不一言而足也侯名倫  
字太敘山東廣川望族以明經名景泰庚午  
爲拜今官清慎有爲仁心守觀此其餘善政  
地計者七姓名悉列諸碑陰同垂不朽復

作迎送神歌二章

今代鼓尊尊兮

今麟爲脯民有厚兮

雨洋洋如在兮

普○牲牢既潔兮

淵默民仰神德兮

滋殖乞靈下祐兮

不識默贊我侯兮

無極成化三年撰

創建城隍廟門屏記

國子生朱豹

城隍廟制舊矣歲久就湮規制未備數也

二十三年市民賈廷佐輩以縣尹常公命葺

脩之聚材鳩工以尸祠事是舉也上不費官下

不擾民悉出於人情至願者爲之由是前堂後

寢整舊爲新儀像肅端階下建兩廊祠約十四

楹塑以神像善善惡惡之報照然在目誠足以

惕不道者之心而起向道者之念神道設教之

意庶矣哉儀門結構三楹壁繪神像出入東

鐘樓以通幽感西建住宇北三楹西二楹墻垣

門牖悉備擇道士劉元太者居之以奉香火大

門改楹三架柵闌力士左右如制柰一時忽建

門屏始末又未紀焉迄今十餘年署縣于公於

公啓之餘閱而訊之曰崇廟貌以妥神義也然

不立門屏則內外之界弗嚴不記始末則作者

之美弗耀猶缺典也爰命市民王美輩復續祠

事建立門屏誠有備其所未備者廟貌於是又

再新矣夫于公以數月之政而顧爲此者豈徒

然哉古人云先成民而後盡力於神者是也蓋  
公以代巡之命署政無極察識時艱釐革時弊  
寬嚴有法操縱有機自用者自一米一柴一菜  
一羨之入取自秩祿公用者自一夫一馬一祭  
一燕之出不至催科民之爲里甲役者至有彌  
月不費一錢者古之廉吏如畏四知如隨琴鶴  
如飲杯水者不過是也以故公署肅清應役者  
慄慄焉農安於野商安於市民悅而頌聲大作  
胥欲常爲無極主而不可得也夫神者人之精

靈也人心之悅如是神道之悅可知是故廢其  
事者雖常公也若有所須而實無朕也成之者  
于公也若有所爲而實無心也神道悅公之奇  
節留所未備以待公民心悅公之仁政備所未  
備以應德機之相爲感召者也前人之羨公又  
載錫之光也哉事竣徵豹撰文以垂不朽爲將  
來感神人格上下者法焉公諱彰字晦之號大  
溪山東暉城人司真定儒學教事云嘉靖三十

五年撰

重脩城隍廟記

教諭謝滄

郡邑之設有城有隍其制肇自神農黃帝然古禮載百神之祀未有茲文說者謂其當在咸秩無文之列理或然也唐吳越之地始祀城隍宋則遍於天下良以鑒臨之職大保障之功專雖後世以義起之亦其報享之盛典焉

自洪武再造寰區新興軌度乃

詔天下郡邑廟祀城隍未幾復降儀注官之初蒞者必先謁廟誓神期在陰陽表裏以安下民制

亦嚴哉茲邑有廟厥年已久拓於成化之丁亥葺於嘉靖之甲辰嗣是以來日積月邁雨剝風凌寢失其舊矣丙辰雖嘗創建外屏然未暇他及猶有待也戊午季冬汲郡張侯來尹是邑政事用熙廢墜漸興其所經營者先之學宮以彰教次之武場以詰戎旣而見其廟貌蕭疎廼嘆曰神者民之主也謁廟誓神本期下民之安欲安民而不神之安可乎是當在所圖矣廼於庚申季春十日肇工以官督役一倡於上而邑人

遂翕然從之積者獻粟貨者獻貲能者獻巧力者獻勤材木瓦甃翼然以整也丹漆粉繪粲然以章也殿寢門廊巍然以壯也月方再閱工已告成財不妄費人不久勞真盛舉哉督役陰陽官宋澤輩僉謀礮石托予紀言予惟幽明之理寔相感通幽之禍福卽明之賞罰也我侯之在極邑不主於抑強良者培之不偏於扶弱奸者鋤之或以剛克威以奪之或以柔克恩以予之至於滌私澡行一廉可以對神則其始之謁而

誓者允無愧矣夫侯

誓於神之誠是以

因民之安推及於神之安神安矣則民之安也益汲民安矣則神之安也益永安民於人者尚冀安民於幽者以默相之是矣神者寔所以安民也然則廟之重修夫豈不急之圖哉侯名新別號復菴樂從者若干人咸得寄名於碑陰云

嘉靖三十九年

重建北嶽行祠記

進士周麟

恒山五嶽之一也表鎮朔方挺拔秀出昔天子

巡狩祭告必及焉歷代因之莫不崇奉其祀以  
 祈萬姓康寧之福厥後祀禮寢繁臣庶通祀而  
 行祠之建始及於天下矣無極縣距城半里許  
 有北嶽祠元至元中邑人王聚所建後值兵燹  
 正殿燼頽湮今六十餘年過者忽焉罔或加省  
 邑二令王公以事至此嘆曰北嶽國之正神載  
 在祀典廟貌不葺而神何所棲乎於是謀諸僚  
 案詢諸耆老鳩材充工以為邑民祈福之所邑  
 著姓丁勳聞其風悉以櫻之梁棟榱桷甍施

焉尊母命也庶斯廟之可也今公以  
 誣赴京閱三歲餘事始聞散一旦

諸耆老而謂曰斯廟雖嘗許建厥功未成今日  
 已久豈可食言以為神羞也眾皆慨然樂從願  
 終初志是以躬率耆老敬持短疏通謁四方檀  
 信之士廣求施捨積少成多粟以石計一百七  
 十五石布以疋計四百五十二疋鈔以貫計又  
 三千三百貫乃召工董役築其基坯拓其規  
 模為正殿四楹高二十二尺增以門墻繪以五

采摭以肖像左右司暨三門補缺脩敝相次完  
美煥然一新工於宣德元年春二月畢工於  
本年秋七月落成之日士民來觀者莫不肅然  
起敬咸謂斯廟之尊嚴壯麗非他時可比以此  
棲神豈不寧手與脩之事宜刻諸石以垂永久  
乃徵予文予惟恒懼之尊赫乎有神與雲雨殲  
群材導和與洽生物福民宜乎人主之所崇夫  
臣庶之所欽承也今二令公暨諸耆老終始一  
心殫力興復其事神之至而愛民之深益與宜

實之中自有所佑也若曰事不正之神微分  
之福豈二令公等之心哉因其請特以興脩之  
類末與夫北嶽神之功用復焉王公鎮巢縣人  
世爲儒子由茂材來佐是邑清慎勤恪見稱於  
時贊是役者本縣知縣昌樂路公宣王簿臨清  
江公海典史古沐程公俊皆有德君子慈祥仁  
厚誠民之父母也露首跣足持幡樂助化緣信  
士安敬董其事者耆老張道興劉祥嚴敬呂守  
正朱恕李忠崔貞皆集勞可書宣德元年撰



唐侯德政碑

參知政事蘇天爵

大凡今仕於郡縣者率三載廼代而守令之任則尤重焉無極縣令唐侯治縣七年代者始至士民耆老不忍其去錄其政之善屬予文勒諸石取永世不忘也夫天下之事未有不至於久而能有成也况於千里之郡百里之邑欲其民庶之家給農耕之業成風俗之淳美德化之流行豈一朝一夕所可致與昔子產爲政一年人謂之曰取我田疇而沮之取我衣冠而絀之孰殺子產吾其與之及三年民又歌之曰我有子弟子產教之我有田疇子產殖之子產而死誰其嗣之使子產在卽一年而去則政教未孚孰云有遺愛乎漢孝宣嘗曰庶民所以安其田里而無嘆息愁恨之心者政平訟理也太守吏民之本數變易則不安民知其將久不可欺罔也廼服從其教化黃霸亦曰數易長吏送舊迎新及奸吏緣絕簿書盜財物公私費耗皆出於民嗚呼守令之不得久居官守民庶之不得洽其



P47

政治豈非古今之通患乎然則唐侯之尹無極  
 宜其政之有成而可書也侯初下車令不輕出  
 故令出而民不違事不妄作故事作而民斯應  
 謂民非耕何以養故巡行墟畝親勸督之而農  
 無怠惰者謂民非教無以立故興崇庠序數教  
 誨之而士有成立者比年水旱不節稼穡不登  
 民無宿儲而征戍悉傳之勞未嘗缺供故民無  
 貧困侯知其然凡大府文書之至稍有不便輒  
 力陳之惟恐其病民也郡縣歲以上之所出

官七年治無煩苛民有遺愛故尹序古人  
 於其職而政有成者告之庶幾任官者有足無  
 焉侯名在鎔字子治益都人由資政掾尹是邑  
 階官承事郎元至正十八年撰

石侯政績記

編脩張元禎

無極士民羣集予門寫書其知縣石君政績其  
 言曰我縣知縣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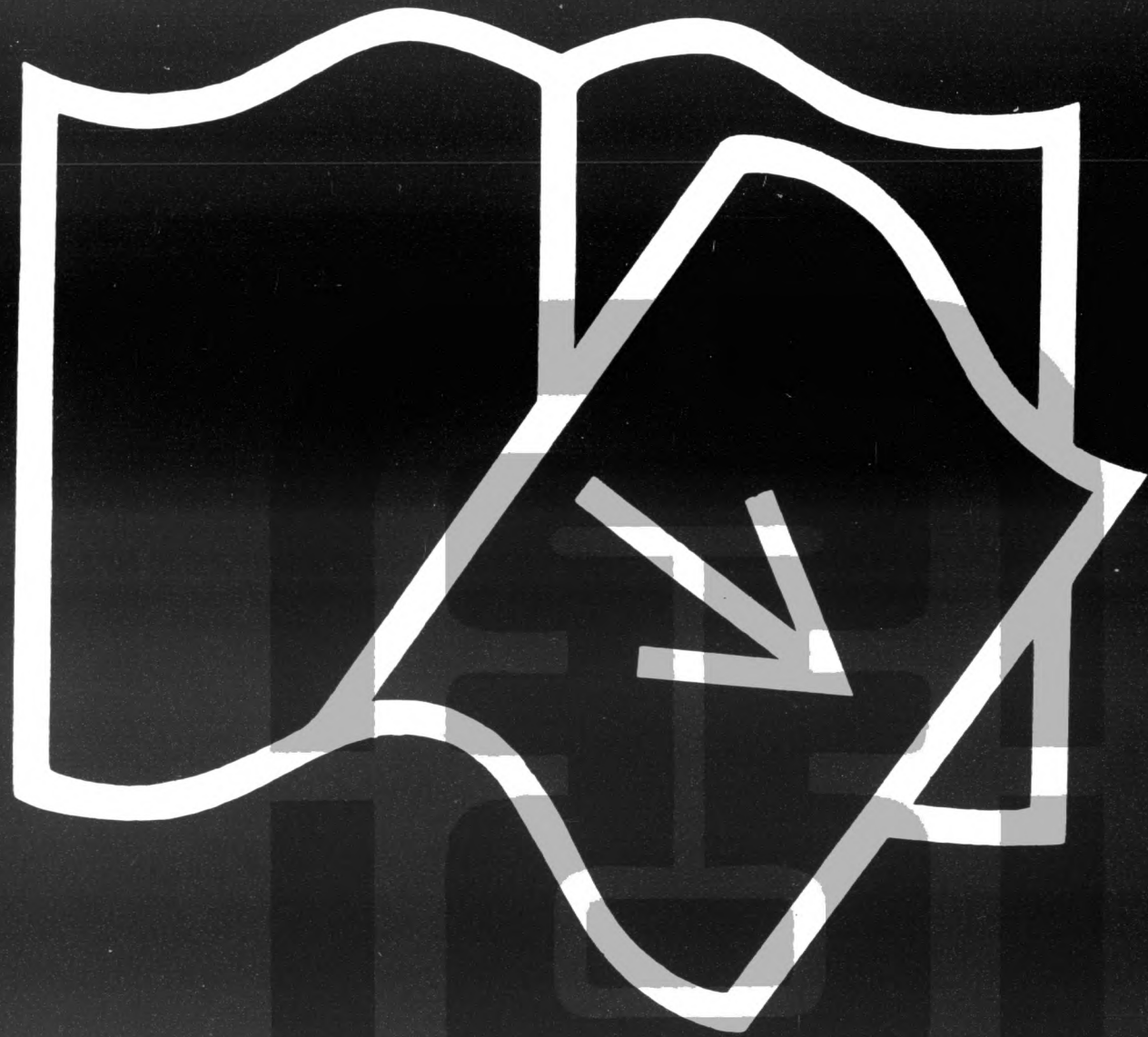
命始至律已嚴介私第外門置懸雲牌吏隸擊之  
 方入士夫接見非公靡輕謁門庭但寂然我民

舊多廢生業知縣巡行勸導耕與織遂無墮我  
民舊無貧富之分貧多困知縣第其戶爲上中  
下三等九則以均之遂無苦我民舊多被侵漁  
知縣立法痛革之老奸巨滑無敢肆我民舊多  
逃生他郡聞知縣善撫民不數月歸者千計知  
縣資以食粟田廬孳畜暇督成屋以居無不遂  
安養者縣獄舊多積滯知縣于民有犯立決之  
獄恒空虛我民舊多逃小桑棗不多樹知縣重  
勸勸課民咸奮植遍田青且奇學校生徒益  
多廢弛殿宇門廡舊多不更知縣念先務一新  
之首建文廟門遂有巢鳩乳雛焉是年科第  
應其祥暇詣學督課燈火之費月給焉歲歉舊  
卒無備知縣因此稔領身勸借致糶倉有三  
五年儲歲侵舊不極濟知縣發所積以賑貸  
民無侵城垣木廡舊多不久慮知縣督修際  
周樹柳固之株三千餘門建城樓雉堞巍且  
盜賊舊多橫甚知縣嚴其法內外以清貧民  
墓舊多不能舉知縣皆厚資之斂民舊多鬻其

祭知縣矜憫捐俸貸贖歲祭舊多費民艱輸知  
 縣設措牲帛之需又不擾祭畢知縣不私惠群  
 集高年享其外... 建城隍廟時有巫傳神語指  
 樹下有錢以助於之果獲青錢千餘眾皆驚異  
 以為知縣誠懇神錫之牧馬舊多遺棄知縣勸  
 諭議和輸過互資之民獲蘇縣治經久埃不堪  
 署知縣漸措備建之至於所賜之福應如期神  
 祠之各正祀典公... 之壯儀觀應... 使... 文書  
 橋... 之濟... 阻故... 以新無以有... 用... 知家  
 事然巡治侍御南陽徐公茂桐廬俞公蓋廉其  
 知縣政績卓出詢諸郡守關西邢公簡覆實列  
 狀交章以

聞鷹旌異之典我無極知縣曩實鮮茲茲實惟我  
 無極之福茲實惟我

聖天子之惠願得大書用垂知縣無窮用表我士  
 民知德予曰於乎賢知縣之稱於今日鮮矣幸  
 得如諸士民言如石君不難乎哉天下知縣皆  
 如斯焉治平之不致哉予於是不書不書哉石



P51

君山東德州人名倫字天敘景泰庚午領鄉  
天順癸未拜官至今凡六年云成化四年撰  
于侯去思記

教授高宏

誹謗之與去思二者殊途亦人情所向顧上  
所處何如處之而非其道害政是臨氣焰可畏  
賄賄胥讒民乃作慝在此而冀其去既去而遂  
至於忘何思之有處之而得其道仁以愛之義  
以使之教養兩盡於民民心向慕之有素未去  
而慮其或去及其既去聲音笑貌不可得復見

死此則為政自然之效非有取也

緣攀附

致然也刻期有在適見行裝已具車駕南旋四

民相顧失色如嬰孺之失乳母將誰與歸故攀

轅卧轍情不忍別甚至皓髮兒啼者有之矣其

與甘棠勿翦峴山墮泪者同舟而並駕耳舉古

人有不可及邪其將來金紫加昌願指氣使誰

敢不讓又不止於今日時則邑人致仕州縣同

君冕知縣劉君淵與夫師儒察佐吏員黎庶尚

多其人同心商確以為于侯既去恐世遠人沒

惜公遺德不傳於後所以勒石刻記侯之行狀  
事實衆遂允諾而舉行之俾後之觀者追思于  
侯之存心宛然如于侯之在目固雖去而猶存  
也亦以識其遠大而不忘云于後名訓字文教  
山東萊陽人正德四年撰

李侯去思碑記

邑人李宗

雲巖翁李父母大人侯我極邑三年守已力行  
不干津要弟因口碑載道與善政府上官聞而  
交章旌薦訂十餘次未已也嘉靖四十五年十

月間馳報陞授留都江寧尹其越之殊邁哉翁  
受

命將行吾邑鄉士夫生儒吏胥以及閭閻之民皆  
有如赤子戀慈母不肯脫離衿裾情狀翁曰前  
日之來今日之往皆

制也吾曷敢違惟爾鄉達先生及小民益躬行善  
事無遺我去官憂吾於爾有侈榮焉奚以留爲  
於是士民知翁輒不可挽也乃仝口致詞屬僕  
舜作記以垂永世僕惟長民之政有二難曰考



課者其始難也去思者其終難也自周漢迄今  
考居上課者奚啻多人而去後致思如甘棠邵  
杜云云者代不數人而已豈考課與去思異致  
耶蓋課則居官之才力可勉而思則小民之真  
情難邀故循吏之名歸於去思而不專課最也  
明矣今翁以雲中宦族早利利名胥承

太翁大父老先生之教如砥礪拔學校魁樓賢庶  
之肇興加意窮民桑麻植藝之需足惡中貴之  
枉道而裁抑慮徭役之繁多而劑量弭盜有方

百堵無不警也聽訟有奉函造無含冤也若翁  
穀克積而荒年有備公衙清肅而樂歲無科禮

賢事神繩姦糾繆之典種種源源實翁才力優  
爲而考居上課得遷今職者此耳至於仁愛人  
心根諸天性視民之饑寒燠苦若切己身則古  
今人才力可勉者猶或難焉而翁獨得之豈非  
爲我鄉人去後致思立碑刻政之本乎雖然慎  
始善終哲人所貴翁天資甚美昔治我邑多有  
奇政今翁往牧南土尤愈我極若僕言可傳他

日有經道江寧而備申僕意於翁側豈不釋然  
長思悠然時敏而普此仁愛之政於無疆哉昔  
魯恭有言愛民者必有天報僕不佞敬存此說  
爲翁後會期祝翁名一鶚字時薦古雲中人登  
嘉靖乙卯科鄉試也謹記隆慶元年撰

王公去思碑記

都御史梁夢龍撰

邑令王公之去無極而遷大理也去之日士夫  
夫遮留庶人卧轍有如失怙恃然蓋不能一日  
舍者及至於今爲之謳嗟爲之思慕極而至於

如疑也則有若夫夫則與慕於  
田士相與慕於  
豐序商賈相與慕於市行旅

與慕於途農氓相與慕於野思慕無已時也

是焉爲之謀鑿之石以識思不朽其以文請

不佞不佞沐休田間願聞四方多賢牧惟是

藉以享寧宇矧無極爲疆圉之密邇者且得

言也乎極故當六路之衝與諸驛通一彼一此

境相接也諸中丞御史監司使者車馬旁午則

供億稱難矣編戶之民富者必用奇勝那移成

弊而清理亦不易城狐社鼠指公派爲漁獵一  
遇期會卽勢如冠帑百姓苦之而難於盡登  
之俗尚崇信左道皈依頂禮歛財聚會動費百  
金斯民惑於邪而不可禁制凡若此者公甫彈  
節於郊卽得其所爲治狀於郵傳也持風力以  
馭之卽諸中丞御史監司使者駢至迭出無弗  
安也上官使命繹絡於道時有更代夫馬而不  
予繁費無弗憚也錢穀之溷淆由於吏弊公廉  
得世弊凡置渠壩於法禁之微論有朝野之

類無弗均也催科之困由於積習之恐喝饕餮  
於一切腐敗之弊之有專差民鮮驚懼  
無不寧也於左道之禁論勢禁卽有崇  
信而偕和者無弗也之遠若興學官正冠服制  
之表旌善勵節而禮教崇風俗振矣建義倉義  
學置義田義塚而鰥寡孺獨者終養遂矣脩城  
墜公宇平道路橋梁息訟爭嚴保甲戢暴禁姦  
而險要飭吏治清紀綱肅矣由斯以治每坐堂  
堂視百里之內毛相屬裏相離也者歷三年如

一曰耳以故中丞臺御史臺疏薦稠疊用擢高  
 第以去而后乃今使百姓悶悶於去后之思而  
 不若下車時煦煦然自昵也者何以故昔西門  
 豹為鄆發民治十二渠當其時民煩苦不願也  
 豹曰今父老子弟雖患苦我然百年后期令父  
 老子孫思我言即公下車視事三年而未嘗忘  
 此於極是以極之百姓思公亦若公之自思者  
 也雖然猶有進於是者公嘗自覲歸晝夜馳三  
 百里迂道以盡省養篤於孝也每退食暇輒就

齋塾課其子以文義厚於慈也且也躬自富於  
 德而又不食德且使無極之民上有祝下有子  
 者彬彬然興孝慈也又孰非公之所思思者乎  
 三千之徒獨羨顏淵然而游夏不以政事由求  
 不以文學非其才不以勝也春秋多其相夫子  
 獨稱鄭子產曰古之遺愛也其所重可知矣公  
 之往也三年矣俾居者無警行者相勸以體公  
 廣施德於無極因而廣施德於畿輔者也公名  
 守正字執中別號時軒宛之沂州人由進士來

胡侯去思碑記

邑貢士檀可棟

侯以今之聖曆三十載來主極邑歷政三襍各  
調永年甫爾有成之期忽聞喬遷之命於時借  
寇者請于上弗許挽鄧者遮於市弗得去之日  
拜送道左扳轅卧轍者徒一望悴顏付之感慨  
而已第懇留之念未遂則眷戀之情轉深年來  
青衿黔首盡思慕人街談巷說盡思慕語窮簷  
僻域盡思慕地思之不已恐其久而忘也謀欲  
狀侯三異抒彼五蘊託諸貞珉用垂萬春來屬

記于予顧予亦竊有遐思者也言寧容已乎夫  
極屬真定之輔郡當上都之衝衢夙稱難治侯  
由明經進士屈牧此方以嚴明運寬仁以文法  
飭吏治一日謁孔廟晉群弟子員而言曰庠之  
士凡二百人而科甲云乏非其人之不傑或者  
地之不靈也乃捐俸資脩經閣築後基以助地  
靈士有清貧者屢濟之工於請託者明杜之士  
至今顛傑然向學篤行者公之遺也極之健訟  
者每不之令而之兩台侯曰此風不可長也凡

越訴輩皆必如律至輕訴者又刑逮代書其處  
分良弱則宥其罪緩其徵當侯之日而刁風息  
生養遂者皆其力也天降淫雨壞民田舍侯曰  
苦不忍此一方人盡爲溝中瘠也躬歷郊野遍  
問老幼爲之給粥給粟給鈔極之民至今軀命  
完而室家相聚皆侯之焦勞所致也至於擊閭  
左鴟張虎踞之豪掃境內鼠竊狗偷之黨懲左  
右貪婪之吏革書筭飛派之奸裁驛遞往來之  
費禁衙役弄權之害審戶減逃亡之丁審馬除  
捐勸之弊審收解去邊苦之擾借子種而春耕  
有賴止還倉而秋歛可支立施藥局以活殘喘  
創歸鴻庄以撫流移建橋梁行人輸利築城垣  
居民不驚罷窮行商稅之人免鄉夫力役之徵  
令種桑棗而青雲布野令穿井渠而其露流郊  
旌義民以勸善獎節婦以正俗諸所興隆悉中  
利病纍纍善政難以枚數總之教化類卓魯惠  
養齊召杜發奸摘伏媿趙張一時循良之蹟英  
英可貫金石哉身稽古召伯之甘棠勿伐羊祜

之峴山有碑以今侯之濃化懿規洵與二公后  
先相輝映於無極而極之士含其吮滋嘔唵思  
慕亦與周晉之民有同心矣雖然今日之思蓋  
爲一時失襁褓計耳詎知位不稱才祿不副德  
百里非大賢所棲乎侯由是政績日著譽命上  
聞載筆柱下秉憲朝端展采錯事造無涯之福  
於天下則極邑之民又未嘗不在其襁褓中也  
以是知侯之去與不去埒極之思亦指日而自  
慰矣至於此碑之豎蓋其礪哉侯諱行知畏四

七字中緘其號山東濰縣其籍也予故顛末記  
之以致望于后之從政者萬曆三十四年撰

王公去思碑記

都御史趙南星

余歷稽史牒爰自上古以迄今茲夏商之季不  
覩有嚴刑重斂家危戶苦之事比之后世曾未  
至百分之一而海內卽崩離異姓卽起而代之  
何其易也豈古之民忠義之性不若后世耶蓋  
古之有天下者其視民如愛子在位者皆以

恩勤周悉又陶染於學校庠序之中民知

禮義明於是非賢不肖故一旦而見上之不恤已也若后母之失慈而怨怨之生由慈母之所形又一旦而見上有失德之事賢者退而不肖者進則不服故鳥驚鹿駭而不可收拾也自秦漢之后上下之情愈隔民無望恩之意爲士者猶不知禮義是非賢不肖之所在而况民乎是以惟上之所賸創疎濶而不敢怨憔悴已極而有仁厚之吏忠信之長胞之以恩澤則是意外之遺也感可知矣初王公以萬曆辛丑進士

其年十二月試爲無極令邑治上官以爲邑簡不足當王公也明年八月奪之清苑曰調煩云清苑治行稱高等久之僅移南京刑部蓋有害其能者至庚戌大計竟議調簡明年謁部得河間之慶雲公將去無極時邑之士民號咷動地如失父母辛亥四月公自慶雲之真定謁御史大夫避舊邑而南衆屬至於府力請之以來衣冠設席父老子弟獻酒漿叩頭勸聲浩浩若子之文客而乍見其父母也留飲者三日而去公



爲人真誠坦易不屑立崖岸其待民如子與之言一一出肝鬲有訟惟令和解諄諄勸民劭農種桑棗無惰賦蕪田邑故僻無郵傳委積厥后過賓避府城人事率岐而之無極勞費出分外邑不能支公自諸當道過賓欲來者從所岐止之曰必由府於是無來者而邑人享清靜從容之福待士甚有恩禮政暇則進諸生而與之高雅古今或試以藝文指示得失士聞所未聞曰蓋典起此公爲邑之大畧也是以蒞事九關月

而士民思之豈非憔悴已極而煦之以恩澤者乎先是公去邑時文學甄上奇李連等持其鄉先生龍田成君左渠張君書來求余言以識去思余未命筆也至今年二君復親來仲前請士民間其來皆大喜今天下郡國多生祠率由其人貴顯士民之巧黠者爲祠以媚之時久勢去則蔓草宅之矣王公宰邑數月耳又坎壈仕路而士民思之久而不忘豈非其誠信心服於衆庶深哉余重慨矣夫民心之易感聲名之易立

而在位者莫之肯爲他乃爲之記余所知令長  
之賢者若余邑于公世恩百鄉張公延庭藁城  
周公道直皆有生祠出於民心協於公論者也  
創建尊經閣記 邵武府推官朱景儀

無極隸真定泮沱恒嶽環抱後先瀛治滋河襟  
帶左右其封域不下於鼓子肥子之國也其險  
隘不煩於龍泉白馬之守也其人物不讓於常  
山中山之邦也其沃壤不薄於衛水沙水之區  
六生聚不減於揚紆之漚數樂武之舊都意

設學校之設制於旁州邑埒歎尊經一閣至今  
缺然夫經昭如日星素王生不躋堯舜禹周之  
班而冕藻玉祀以副此經耳學士家雖疏釋屬  
致青雲之上聲施后世以明此經耳乃閣缺於  
尊經奚以故余自承之來見極之弟子員以二  
百計竊幸人文亦非寥廓何甲榜不一見因怪  
問之僉曰學無經閣風氣不完聚議已久難其  
任者余毅然身其責亟請之邑侯適令是邑者  
關西王心一公其言曰世人皆知尊二氏不知

尊經彼沙門羽林未曉河上西來義誦經必焚  
香盥手焉士業一經而欲尊之是閭也其絃誦  
之所耶遂捐貲區畫謀與更始未幾王侯以治  
最調濟死而接踵今是邑者北海胡中緘公甫  
涖學卽集士謂曰士朝絃暮誦將爲壯行地而  
雲魏風虎鮮遘其會答在不寘力於絃誦間有  
雅志奮庸動遭淹滯輒謂嘗寘力矣其答在堪  
與茲閣成而風氣攸聚絃誦有所士將誰答隨  
曰先世所遺金以爲助而鼓之舞之庶幾觀厥  
成焉夫兩侯相繼后先其爲澤宮慮至深遠  
余受事澤宮敢不勉旃用是偕寅博魏雲衢公  
出全力諏日興事鳩工庀材率子來之衆日與  
畚鍤者伍稽其勤怠時其廩旣諄其勸勉卽暴  
赤日半罔知熱往來淋雨下莫識濡扶桑未曦  
旋起視事旁午不遑食夕揚暝未敢報罷揔之  
搯必往之志以副兩侯振飭之恩殫一已之力  
以起他年維新之運也云爾然雖人事亦天意  
焉先是經度伊始竊意厥功甚鉅儲用無幾惴

惴惟道傍舍是凜一夕旁皇不安寢俄見於夢  
有一鉅鹿頭角昂然觸于簷弗克進余躬爲解  
焚持杖而鞭之須臾鹿躍出余亦追而上見平  
原絕頂廓焉大觀自謂遊于何有之鄉廣莫之  
野鹿望山而奔百人踪之百丈附之余大聲呼  
曰此庠校中物勿取也尋踞東隅孕四小鹿余  
獲而歸焉遂醒時漏下四鼓余惟大事攸舉之  
初精神所聚皆土木耳噫何其幻耶解之曰鹿  
者祿也閣成而后極士當有顯膺其祿者且頭

角穎異必主奇英而孕鹿繩繩則繼起奮  
未艾極其有興乎卽起待且謀之不自知其  
勝任矣幸今巍然擢樹犁然就理千百年未  
之業新於一旦夫豈偶然之故哉且財不費公  
役不妨衆工始于癸卯二月二十四日竣於是  
年十月望日基廣七丈閣高十丈約計五間棟  
楹榱桷瓦甍戶牖欄檻匾額煥然廡列登斯閣  
也東把朝墩西疑來爽而望沱河若鞠爲衣帶  
北瞻燕雲油然有拱辰之想况夫踈星月夜殿

角巍我樹影參差列缺墮于簷阿青山低於屋  
裏而卿雲迴合映帶城隅風雨蕩忽聲震罍罍  
因以俛仰六合舒嘯其上信乾坤之大觀而竹  
苞松茂鳥革羣飛又其餘也遂取經籍皮藏之  
凡士浴誦者撫茲勝而陶吾性情則神怡心曠  
有浴沂風雩之趣焉發爲文章則凌空駕虛有  
鳶飛魚躍之機焉証吾道真則手探足躡有空  
中樓閣之象焉著爲事業則流唐漂虞有巍巍  
蕩蕩之致焉習孔氏所刪之經妙孔門窮經之

勳亦指資而樹址於昔則前邑令倪公前學博  
謝公樂助於今則邑能勸善者數家卽弟子員  
亦間出所費不强取也督工者將於官張濟民  
張應舉張邦藩蘇應揚等至於泐庖厨三間官  
舍三間遷敬一亭於學右置學地五十畝選程  
墨梓而藏之閣中俱一時旁及姻併書

重修昇平橋碑記

夫極邑東關外之昇平橋所錄矣其度以故

蓋極邑舊爲極子國今隸於真定鍾恒毓濟  
然巨鎮東轄有流村堡龍泉泗水諸村此橋爲  
極邑襟帶咽喉真定爲右輔雄藩東控極邑安  
平饒陽諸處極邑又爲真定襟帶咽喉若官軍  
若商旅及車騎往來所利賴此橋者不啻駟不  
啻重不啻遠且久也但狹規且樸兼以歲久頽  
頽行者悚慄姜公來年極邑視事幾期月屢屨  
無私技稠任無訛懈一時政治皆黎然流濟霍  
然起色謂橋有藉皇路脩橋通國皇圖報有重

脩昇平橋之命東關赤心白意義民賈三什  
天楨苗仲科安子才賈丙中賈懷玉賈邦恒賈  
邦惠等董其事生員賈策吳宋李同桂賈若誼  
輩亦與維持左右焉鳩工積材議遠伐石俄而  
得合流口條石十餘塊雖合流鄉民之輸情哉  
實姜公之德政之義舉帖人洽神者啓之也夫  
是恢拓故址而廣闊之而高聳之設兩旁以木  
檻而輪煥之工起於孟夏初旬告成於孟夏廿  
一按其規撫制度翻然更新周靈臺不自成之

者此橋亦成於不月可尚已董事者心甚艷之  
走倅徵記銘諸石予灑然喜劃然長嘯曰姜公  
此橋之重脩也何暇此昇平橋之重脩也亦何  
義夫政心之行也橋政之象也政未得平而心  
有頗僻不理之患橋未得平而政有否隔不通  
之虞姜公渾厚內精明嚴毅中慈惠鄉約講而  
戶可封衙門肅而蠹已剔徃役均而夙弊革徵  
派減而撫字行且其虞文運之塞也首建文昌  
閣而青衿士奮翮者爲之擊節其宣猷宏化之

善政種種可述姜公其亦平政緣乎心而  
昇平橋緣平政而脩補耳故孟子曰歲十一月  
徒杠成十二月輿梁成繼之曰君子平其政惟  
平政乃所爲成杠梁哉此言若爲姜公道也於  
歲孔子曰山梁雌雉時哉時哉今日昇平橋之  
復足經者爲履道坦坦王道蕩蕩平平其於吾  
雌雉有倍焉道時者矧昇平橋皆泰山石也觸  
石而起膚寸而谷者必泰山之雪乎可不崇朝  
而遍雨天下公聞澤暨及一

海昇平景象聲  
奇英名應科  
仕極邑

鼎建十方院並郊樓碑記

夫余縮符是邑  
每念餘遊覽得東關頭迤北十  
方院為閭俗之境其中住持緇承子名曰如珠

余見而問曰何所從來而駐錫於此珠俛首

曰球南直鎮江府人遍閱天下名山投禮

金山寺於湖澤  
既而慕燕冀間賢聖叢集

見此地倚山環水泉  
甘土肥森然茂樹蔚然

嗟可以飲啄可以盤  
桓可以藏脩游息因息肩

而處此余又問曰地  
基若而方廣殿宇若而巍

表佛像若而莊嚴何  
年之結構何氏之布施而

得此珠俛首答曰珠  
名托大千世界中抱不貳

心源諸名公身居高  
位而心能下人方珠卓錫

頭思覓一技棲尋  
象有三楚孔明府在

宗庚戌歲損財拓地  
五畝許又置園地二十三



畝爲供養十方之資至歲壬子於是結構前殿  
三楹抱厦三楹兩廊房各三楹又巳未歲建後  
大殿三楹并前山門鍾樓鼓樓共五楹皆西魯  
周一敬止臨淄姜

諱應科棲霞郝

諱守斌南陽郭

諱其量晉陽張方伯諱雲

翼建康萬郡丞諱獻

策清吏司李主事諱胤舉

定州田刺史諱于野

安平李

諱登瀛定州

張遊擊諱鴻勳安都

司諱從孔諸名公傾心輸

池濟者衆香也他如刑部王大中台諱漢傑

當庚申歲署篆是邑亦嘗稅駕旌北命殊設棹  
觀於院之左方脩複道以虛吐納又饒輸厚費  
營壘未就而去明乎遺義於後哉余聆珠語不  
覺遽然寤灑然喜劃然長嘯曰有是哉王大中  
台之作斯樓似也路當東西之衝一以便行客  
一以壯觀瞻憑虛縱目則瀆陽風景一俯瞰而  
畢收矣

乃命鳩

工積財築台數十尺樹閣一座要完王大中台  
未完之局耳吁嗟乎樓兮今天下龍宮梵宇不

知幾倍於

國初而閭閻窘迫

日甚一日故知脩造寺觀全無

福利也余之來宰歷四年所雖不能增民以所

無豈能損民以所有不能強民以遠且難豈能

忽民以邇且易之行郊野勸課農桑固夙知

民間艱難疾苦者顧肯愚惑小民令建數十尺

危樓妄興土木糜費民財哉獨謂東方青龍之

地空缺曰又須得百尺樓台方可以補塞罅漏

屏翰一方其和於民不小矣何也一縣猶一身

左為腹心之象也右眺西方有西門之象也

左顧東郊亦設東園之郊樓股肱耳目之象也

人之一身有腹心又必有股肱耳目而後為完

人極之郊樓西峙而東或空缺是猶人身之左

無股肱耳目也廣得為完縣乎時緡衣子如珠

在側唯唯受而退遂勒之碑以垂不朽昔

初封文林郎陞授奉直大夫趙州知州山西蔚州

王家徵升巖甫譔

追封武威郡公賈琮神道碑

學士段陽玄

武威郡公賈公名琮字成之賈本姬姓周康王之支子公明封於賈其子孫以國爲氏春秋時賈氏多仕於晉子孫分處三晉遺墟琮廼東漢膠東侯之裔世居趙州寧晉縣至琮之曾大父今逸其名始遷定州無極縣常豐鄉生子曰義義生子曰誠是爲琮之先考也誠於中統庚申八月生琮

初出就傅每晨必先

諸生稍晏卽惶懼移日凡治稽事率先任勞父以其音於幹盡留治家政不以謀仕分心宗

以孝謹不忍違去親側遂爲衛吏後積年勞升

衛慕大德丙午七月病卒年四十有七卒之年

九月葬之先塋至正壬午避水患改塋東因

子惟貞之貴累贈中書省叅知政事追封武威

郡公娶王氏生於中統辛酉九月卒於至大辛

亥四月年五十有一累贈武威郡夫人生子三

長贊次惟貞次惟元惟貞由中書掾聲譽日起

揚歷清塗選爲廣東海南海北海南奉使宣撫

擢永平路總管綽有最績召爲兵部侍郎轉本

部尚書歷遷中臺治書侍御史司農少卿河東  
山西道肅政廉訪使改燕南道肅政廉訪使中  
書省叅知政事兼集賢院大學士進封武威郡  
公所至官守盡職不亟不徐不自銜暴清慎公  
勤表裏如一故中書賜牌之請相臣特以循分  
宣力爲言朝野聞之以爲確論在易艮之象曰  
君子思不出其位中庸曰君子素位而行不願  
乎其外卽世俗所稱本分也世之人好爲過分  
之事一切以爲立名譽資進取之方而其志亦

魚遂也就使遂其僥踰於一時亦何足以永世  
終譽哉玄觀賈氏循其當然之分以獲自然之  
福至惟貞蓋已數世朝廷推本其善以及其親  
亦其始願之所及也 特揭本分二字以爲安

處善樂循理者之勸云元至正二十六年撰

濟川漁逸何體仁墓碑

御史薛泰

先生名體仁字德元其先灤州人曾祖瑄元初  
爲黑軍元帥收撫郡邑屢有功績授無極縣軍  
民長遂家焉祖伯川襲瑄職至元二年遷轉世

襲官調藁城深澤臨邑曲陽四縣尹所至振能  
名生子淵卽先生父也淵有學行儒者推尊裕  
皇在青宮知其賢是時朝政皆令青宮先決後  
聞廼徵淵至闕授江西南昌縣尹先生就外傳  
卽穎敏異常見讀書日記千百餘言隨任南昌  
卽篤志於學父丁母艱服闕補新淦縣尹先生  
隨任新淦受學於名儒宋梅洞博通經史尤精  
於易妙於琴事父平於官先生甫冠護柩北還  
歸葬先塋表裏皆遵古制事母楚大人竭盡孝

敬經帖初舉茂才授本縣儒學教諭先生固辭  
邑宰鄉耆詣門敦請至於再三不獲已廼蒞職  
教授生徒去浮華趨本實據經明理學者感化  
雍容循雅絃誦之聲溢於庠舍先生素有閑居  
之志及職滿卽韜晦光跡不以世務嬰心扁其  
讀書之齋曰空谷四圍積經籍終日端坐其中  
探索物理體察性情諸生受學於家者得其指  
歸爲名卿賢大夫者衆先生儀形秀整操履方  
嚴其動止

則自少至老有如一曰平居恂恂若無可否及其酬酢事變斷以義理有截然不可易者道高行備遠近敬服歲晚自號濟川漁逸日以鷓詠琴曲自娛平生撰著目日空谷樵音至正十有一年十二月二十七日病卒於正寢享年七十有九以是月三十日葬於先塋之次配皇甫氏張氏劉氏有子五人守信守直守敬守訥守朴先生葬已四年門生李留可等恐先生盛德無於後求文刻石用垂不朽嗟夫世之人嗜進

而不知止者榮利累之也一有榮利之累則求進忘反此心一詣庸肯恬退乎若先生視榮利爲外物惟恐累於已誓爲學官淑後進也寂然嘉遊養心志也清名高誼直與秋霜爭嚴千載之下人將景仰可不爲之銘乎銘曰鳳之翔世隆昂或時飛可讓不祥乎麟之出爲奇瑞或不至可得強致乎先生之德祥鳳瑞麟老未伸善其身棲遲於衡門吟嘯乎水濱無懷氏之民與焉天氏之民與保其天真神兮孔存與霜風

雪月爲彰猗嗟哲人遺高風於千春元至正十五年撰

鄉宦劉光啓墓碑 大學士愷陽孫承宗撰

承德郎劉公諱光啓子克成別號肖雲先大學

生楠公孫浦川令鵠公之長子恒山理學世家

也與予敬宗兄辛卯同舉於鄉予獲以兄事之

久矣跡其懿行高於古人中求今罕能及也事

親備極純孝友弟厥盡誠慤處鄉黨委曲婉

凡周急濟難之事難以枚舉緣繼母老耄終

東之丘岸群弟子員日就型範如坐春風和氣

中者幾五年所上官高其學守權南直英山令

辭下車問民疾苦與才疇因疇革一二爲

民籌畫之輿誦神君人仰父母越二年而吏畏

民懷上悅下服善俗有皞皞沕穆之風其學有

彬彬入彀之士期當奏績咸引領望曰聖天子

必嘉迺不績超遷異等公金盃玉守酌我公公

飲然挹損毫無奢望更不事趨附肯意竟許

俗態而中秘閣旣旋英英之父老子弟且驚且

喜曰胡我公不福一邑者以福天下竟移福天下者復福我一邑我邑何厚慈天幸而得久汪澤如斯也及瓜有瓞倅之權英士庶若失恃不憚千里保留萬里控額且日爲祝神計以默啓天心無非欲挽已去之轍以慰孺慕萬一也綸音旣渙勢難及汗及南轅時子女掩門哭泣父老羅拜轍留走送江岸匍匐千里者如從市然寃之立祠塑像置祭田爲公介眉壽噫嘻公德高日未審如何感乃頓令沁入心髓日彌

久而戀彌切有若是也旣抵延平不數日煥若更而醇厚困苦若更而熙恬人人慕德在在蒙恩凡屬宇下悉荷悃悃一府七邑無不延佇廼公異沛恩膏沾雨露也會大計而本府首借重未幾而附郭南平懇公稅駕矣又未幾而將樂而沙縣若永安若大田相繼借公蒞臨焉不啻雲霓望切也每撫一邑首綱常例盡釐夙弊若出湯火而衽席之以故頌政之集盈八閩與英之實政錄輝映后先相傳不朽也公爲家君



孝廉卒于官長孫殞于疲家難如迫日爲解紱  
計乞休盈篋當道者知公勇決遂公高尚及抵  
家又遭繼母大變公不勝哀痛如禮厚葬及服  
闋當事者欲起公公固辭不出遂優遊林壑予  
意晚景崢嶸享有餘不盡之福以終天年不幸  
壬戌爲溫疾所中卒於正寢遠邇聞之不勝驚  
愕莫不涕零嘆曰天何不福我公并不福斯世  
竟奪公之速也可痛孰甚焉公享年七十春秋  
配孀人朱氏側室吳氏朱孀人先公而逝者二

十餘年曾生男二女五伯子諱肅臣號靖辰  
萬曆庚子科順天鄉試九十九名配解氏仲子  
諱篤臣號獻辰以恭昌新例首蒙特恩應明經  
上選配郝氏繼趙氏陳氏側室張氏孫一諱三  
梅孫女一諱二梅皆陳所生也公之五女俱適  
名門有外孫六人焉外孫女二人焉公晚生一  
女迺如夫人吳氏產也嗟嗟公之兒女滿前子  
孫盈室迺不一顧戀而竟長往吾固知公無少  
歉者而竟長往也玩病棍有二云人生七十古來

稀子孝妻賢稀更稀况有嫡孫堪繼緒世間樂事更何如吾固知公長往無少歉者有餘適也噫仰公之高棹公之逝故詳著於左以俟觀風潤俗者知極邑有名君子如此云

二書札

移轉脩撰書

侍御元楨

起卒不汙其名夫辨所從於居易之時堅其操於利害之世猶巽懦者之所不為蓋拂人之心

新建邑侯王公遺愛生祠碑記

邑人田九

夫王公以西晉人杰承

命來令我極歷任逾四載許化惡為善張風猷不著政通人和民康物阜以故為刻屢騰於上

特

上官

恩褒旋推異等歲會甲子壽選恒山古趙守鄉先生若魏君邦傑成君都劉君篤臣董萍樹人若王君家棟趙君以蒞及不佞區輩鄉民若氏出番張氏勳張氏國瑞輩不忍公之遽去

留於本府於兵道於撫院終難備寇也無何  
承行矣此時有板轍跼蹙遯道留者聲若震雷  
破山淚如傾河注海於是縉紳相與謀於丘園  
章縫相與謀於泮舍編戶齊氓相與謀於閭里  
僉曰公之德澤乳哺吾儕者已逾四稔超荷其  
恩施極母乃缺望乎既不得捧袂於任前獨不  
得焚祝於去後乎立詞以塑其像時而瞻其祠  
則禮其像政所以寄思於不忘也夫極國彈丸  
戎衝繁難理萬人萬心之難調太猛之不格

也太寬之不令也何德愛於人而既去之後  
不忘思哉公所獨爲展錯者在不寬不猛之間  
不徒濫以繩民不强民以奉法操縱闔闢自有  
微權非粉飾功能獵取名譽者埒也夫孰是按  
牘清而不思其弄智舞文者能令累足退乎夫  
孰是衝役肅而不思其逞奸肆蠹者能令歎手  
去乎又孰是緩催科急守望而不思其雞犬能  
令相安狐鼠能令潛踪乎均徭役也緣舊額爲  
定規可增者非溢於則可減者非損於式而問

閩趨從者思矣斷獄訟也剖曲直爲讞決本真是真非之衷謬公是公非之口而棘林無冤者思矣勸學校也以文行爲品題茹者不必貴驕吐者不必寒素而青衿奮跡者思矣猶未也邑之文運淹溢科甲乏人公不惜鳩工輸財煥黌殿葺魁閣建文峯開雲路築郊樓思其疏氣脉也邑之雨水連綿泛濫四境公不憚躬循慰問請蠲租請周賑思其拯陷溺也

是故鑿池築城勿亟民而

就運餉軍器不擾民而供選義勇習騎射卽章甫縫掖之儒亦令彬彬登決拾之場爲投石超距傾心補武者思其孔棘之患無庸虞也夫亦其不寬不猛之展錯善調人心而人心調德之所服者豫而愛之所遺者遠也故思慕不已而立之祠塑之像異其瞻祠而禮像其遺愛深故焚祝懇耳極人士徵不佞言以識不朽不佞以

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公之功德既懋異日之勲業更有流長者當必有太史氏為公垂之青史今日俚言烏足罄公之顛末哉是為記天啓四年夏月撰

重修北嶽行祠記

知縣周繼芳

大史公曰大荒之內名山五千

有五

嶽作鎮羅浮括蒼為之佐命餘載不盡詳余攷

輿地志恒山在曲陽西北百四十里為北嶽上扶乾門下捺坤軸劈冀魏截幽燕拒洪河撐大海寶符臨代靈地表奇瀕洞合沓雄峙朔野洵一方之巨勝焉憶昔廣桑子之遊登恒山而歌曰竦立罡風之上兮翔覽乎四輪之外萬峰如螺兮拱水如萬星河摩乎中領兮雲雨出乎懷

帝通只尺于帝座兮恍晴灑乎上界想斯時也  
目光眩瞽魂氣飛踊卽欲乘長風而去何之乎  
又或西海日匿東山月吐煙霞見射紫翠萬殊  
或五夜聞鐘聲大殿門不關虎嘯有風颯七清  
谷逼人使人心意欲絕或嶽帝端居羣靈來朝  
幢節參差鈴管蕭七殿角蒼翳暮彼霞綃嗚呼

之靈神不可測故能出雲雨潤萬物四方  
祀之極邑隸真定距恒二百里而遙邑城  
十里許建有行祠蓋肇造自元實歷年

宣德陷萬間幾廢焉而今復傾圮矣

當禹章不能無禾黍之悲於是鄉父老謀所以  
新之其廟正殿五楹殿後有寢七後有亭殿前  
有廊七左有室其地襟中山翼滹水後堂前垂  
龍形龜背其制雕題玉瑤綺栊雲楹帶霞高居  
迴天訪峙至夏春之交實維神降生四方之  
而香火者不啻波委雲屬而且士女什貽二百  
駢坐寶帳積塔瓔帶克物嗚呼非山之有靈也  
能巡境黎蒸沐浴福應如是其麟炳也哉余承

之茲土風美未窮蓋深有惟瘼與應之思而觀  
者宏模式敬悉舞因是知民情之卑厚可以臥  
絃而理也故爲之記順治二年

創建素緣堂記

署教諭谷如雲

爲無極縣志縣治大堂曰問山起宋崇寧間是  
公初名進此爲後堂或名整暇或名思民僅見  
名於志蹟不可攷 清初別駕曹公祖署極篆  
名愛子堂再進此舊設宅門一內舊有堂俗號  
三堂燬於明末堂名不存遺址亦荒官此者率

爲原合既無不必有也已亥春襄陽高侯

其先三韓人諱必大字或南由戊子特簡進士  
奉 命來尹於茲學識鴻博精形家理下車日

睹曠蕪之狀詢得其故曰興衰起廢予事也茲  
原有者安可廢墜湮沒矧前堂後宅此段中曠  
甚爲不宜若修復與奎樓輝映又可補文學之  
缺一舉兼獲其益何可也 哉乃捐俸鳩工慨然  
興作朔晦甫決而功告成非敷政優嫺於才者  
時其能之堂成取召南委蛇自公之章題其額

曰素絲堂名斯堂也不忘節儉正直之媿朝夕  
於斯有夙夜在公之思矣命名取義不其深遠  
乎哉侯之爲政操縱有機寬嚴有法蒞政不數  
月頌聲騰於上官按治繡衣董公國興採其政  
績奏聞 天子侯之功名事業方來未艾一  
時紳若衿威福不愧絨純之風云乃鑄珉石以  
永來茲順治十六年撰

重修廟學記

邑人穆寶元

按魯頌僖公能修類宮史克頌之賦類水焉胡  
氏傳云春秋凡勞民必書乃於僖公修類宮獨  
不書蓋學校以教國之子弟雖用民力不可廢  
也合而觀之於以知學校爲政治之先務上自  
朝廷下至守令凡有風教之責者食不可不加  
之意也我極子學宮舊在興國寺東南厥後始  
遷於邑治左宋元以來歷代回之踵有營葺迨

萬曆中安邑周公重修後閱今數十年不復



聞有營葺事矣緣是廡宇一類宮墻四圯將興  
賢育才之地幾變而爲州澤丘墟噫嘻斯固我  
極之厄運而起敝扶衰存乎其人實不能不致  
望於當事者之整頓也會順治己亥邑侯高公  
以經濟宏才小試極子甫下車視學卽毅然而  
謀所以新之遂先計餐錢以爲首倡而士庶覩  
感亦爭相輸助用是鳩工庀材自大成殿以及  
東西兩廡名宦鄉賢二祠文昌閣魁星樓明倫  
堂尊經閣併週圍門墻一一新之如舊制然其

於類池更廓而大之是役也經始於庚子仲  
朔日於辛丑仲夏望日落成雖云重葺而其門  
鼎建之功實過半焉極人士感侯之德而不忍  
氓侯之功屬予記之用錢貞珉予以太上立德  
其次立功侯之德於極而功於極者豈獨一興  
學已哉它如演六諭以訓民設瞭望以弭盜戒  
吏胥而孤鼠屏跡禁追呼而雞犬無驚與夫  
催科減征收之耗折獄革徒訟之風咸本新裁  
以飭舊章連美意以佐良法固當與興學之功

德並垂諸不朽者也侯諱必大宇載南湖廣襄  
陽人而贊侯監修者學博谷先生也先生督工  
卽烈日炎寒罔所辭避勞績固可恨乎或因並  
祀之順治十八年撰

合邑眾民

三載清操冷若冰一塵不染人爭誦催征有法  
民樂輸火耗羨餘毫不重瞭望傳烽彌盜賊盡  
夜畏防沒哨緝單騎履畝清荒熟別弊墾好足  
正供導水膏濠水有歸一帶凹田絕得種重新  
文廟培斯文全不勞民只割俸勾租但標木息  
後無差役鄉閭縱買辦供應照時值里進行  
戶全不用折獄虛公只片言昔稱律訟今無訟  
演講六條感應篇真心化民民不怨我無端正

格上蒼禱雪禱雨輒立應更有瑞應嘉穀奇今  
古循良誰能踰

避而守之避濟

若甄生者弁冕不加其身祿食不進其口直  
布衣一男子耳及亂則廷頸受刃分死不回不  
以不必顯而廢忠不以不必誅而從亂在古與  
今蓋百一焉足下史之筆是不可不書

谷元侍御書

脩撰韓愈

校之史法若濟者固當得書今逢又能行身幸  
於方州大臣以標白其先人事載之天下耳目

徹之天子追爵其父第四品赫然驚人逢與其  
父俱當得書濟逢父子自吾人發春秋美君子  
樂道人之善夫苟能樂道人之善則天下皆去  
惡為善善人得所其功實大足下與濟逢父子  
俱牽聯得書

題詠

甄太子舍人

大學士李東陽

青巖山甄郎高風不可攀祿山使者封刀還

東京見貢蓋帝勅偽官階下拜鄭虔反

生故人獨有蘇源

不見舞象悲啼樂工

或斫工屍分象肉

此詩在洪縣青巖山下蔡

不載

花樓

古越鄭一麟

畫樓孤聳北城高，醉倚危欄發興豪。  
恒嶽西瞻連碧漢，滋河東去渺銀濤。  
菊因秋晚分香艷，鴈爲天寒肅羽毛。  
雲裡美人難見面，臨風空想贈金刀。

知縣韋傑

危樓屹屹著雄觀，不染塵寰眼界寬。  
回首儼如瞻

高閣則身驚，似步雲端澹。川水漲浮光，艷恒岳煙。

簾幕翠巒出，登臨豁然豪。此發一聲長，嘯斗雲寒。

知縣呂士儔

### 魁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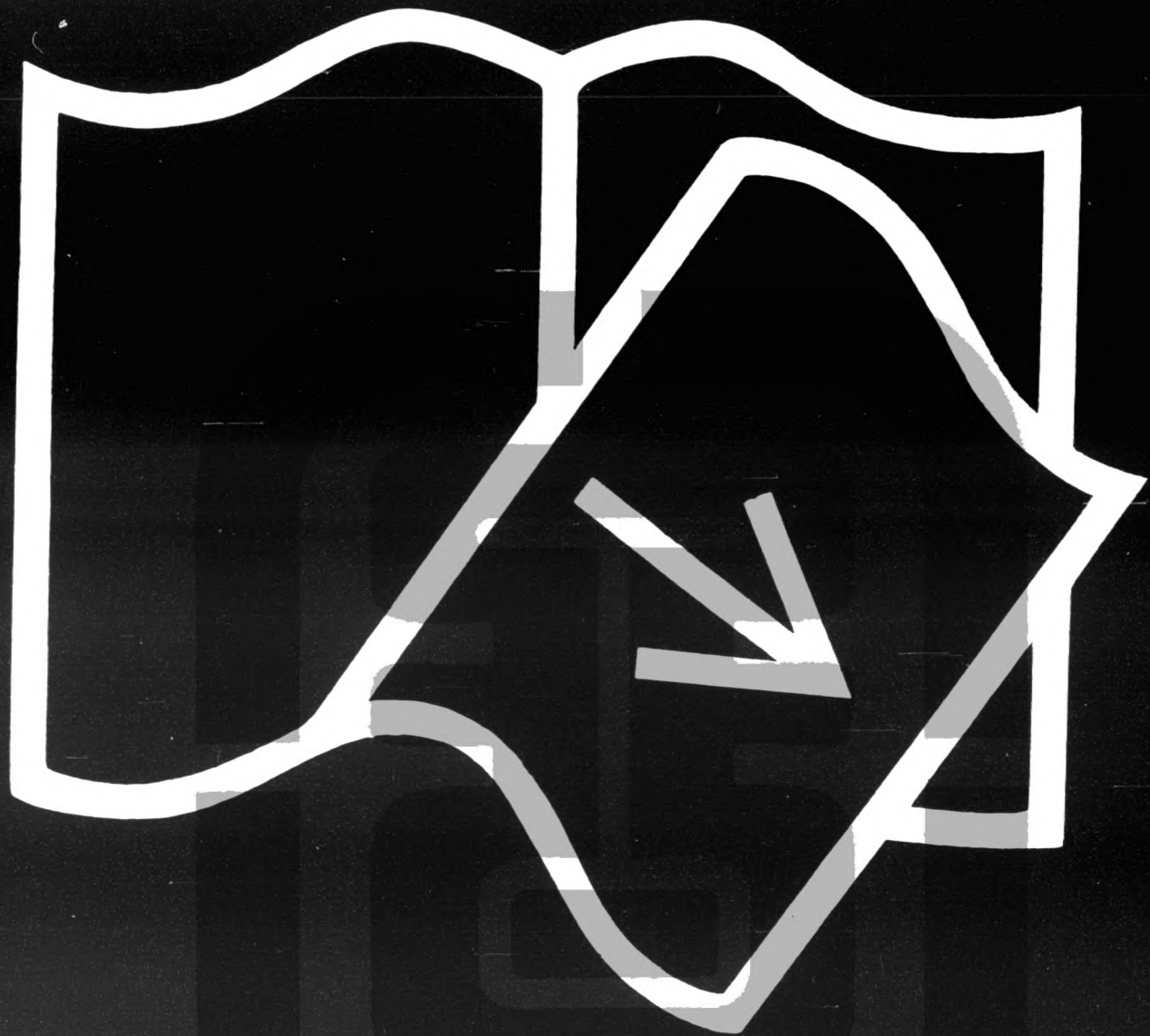
樓接天光傍斗杓，巍峩百尺遠塵囂。  
佇看宗廟多官富，窺見宮墻數仞高。  
登閣恍然攀月窟，升階倏爾上雲霄。  
恒陽伏鳳承風起，大播和聲翼

聖朝

邑人安嘉士

### 泮泉

天開古井傍黉宮，洙泗源流在此通。  
一脉淵淵



P82

清徹底餘波湛湛利無窮  
穰殮朝夕千家澤澆  
灌桑麻百里豐官况從來應淡泊洗心竊願與  
君同

知縣呂士偉

泉通泮水潤儒林澤被生民抵萬金  
百尺洞開天地眼一流清湛聖賢心  
分來洙泗淵源派衍作濟川道脉深  
學海人龍從此出風雲時聚霽  
甘霖

邑人安嘉士

後學王象欽

與姜公應科豎清官旗頌德詩四首

賢侯初仕宰雞城鸞鳳和鳴德意傾  
撫按衣及陳薦墨士民已自豎旗旌  
喜况恬淡琴堂煖快觀雍熙花縣清  
不料屢經凋瘵后瞿然拭目見昇平

才幹恢弘器度沉滿腔渾是恤民心  
催科撫字

仁慈藹聽訟廉明紀法森五袴蚤施來暮惠四  
知不受夜中金賢聲丕著清官幟指日朝廷用  
作霖

後學生田九區

姜公應科清官旗頌德詩一王生前酌

振錫遙來自鳳城才華八斗向無傾仁人急瀕  
二年艾良吏標名百尺旌樂瑤林瓊樹格瑩  
望秋月碧潭清牛刀小試經綸手黃閣搃衡天

後學生田九區

感王縣公家徵德祝壽詩二首

初試英鈞秉極銓長庚燦燦映琴絃原來佐  
黃扉客乃爾鋪張赤紱遙矩誨仰瞻推韓斗淵  
恩捧誦祝蘇天世傳縣譜扶齡算仁壽橋邊轉



日躔

光耀南斗射台銓鳴鑰渣沱笑武絃強仕政援  
塗炭野懸瓠慶遜聖朝廷雲行萊柏蕃枝葉風  
入嶠松播漢天奮翻鵬程遙萬里鳳綸開壽躔  
星躔

後學生王家棟

感王縣公家徵德壽詩二首

曾步蟾宮扳月桂尋乘鶴駕列仙班笑迎竹馬  
兒童舞遊憇其棠父老環祇仰郎星朝北斗

逢華誕祝南山翠堂肅靜無塵染當日清廉可  
駐顏

會際蟠兆華宴開青鸞隱隱若徘徊蒲庭芝葢  
延仙客盈耳笙簧侑壽杯海屋籌多添一度卽  
官星顯耀三台狂生私祝乾坤德爲誦南山輪  
鄙詼

感王公家徵德贈別律詩數首

係七言

其一

王家棟

賢侯仁愛繼羊君愷悌慈祥天下聞受簡南遷

未忍去爲民北顧尚感勳情  
幸兩地行還任恩  
割一天合復分終是借洵留  
不得竟山碑下淚  
紛紛

其二

政敷甘棠已數年至仁廣被  
渾如天福星久照  
餘嘉慶京月高昇復轉遷官  
通史郎尋上去地  
鄰燕趙尚相連莫悲祖帳分  
南北覆露恩猶在  
眼前

其三

田九區

三公績績駕黃趙郡喬遷  
宦味長

爲國九州推表率瓜期句  
即趨行裝蔚陽廣布侯

門陰興化遙霑宅牧芳自此  
郊關分袂後千年

高厚詒甘棠

其四

原是當年一長君時聞風涉  
九天雨莫疑易水  
鶴書赴應許請川官光懋  
三世復封進五馬數  
年志氣奪十分渠邦爭守  
絲綸光指日龍塢拜

其五

趙以旌

若若學壘美期賢清風雨袖在來偏從教父老  
山陰送肯使囊中有一錢

其六

如公為望族繼世有華尊豈弟宮墻化寬仁天  
地心然犀歸肺石茹藥肅鉤金帝賚賈士慶行  
看海傳書

其七

崔文元

嚴肅公起鏡殿講紅塵絕不上烏紗用詞赤子  
叨恩鹿岩谷寒儒望日華已見淳風蘇病草還  
將化雨濟枯花才優政練功居一贏得聲名播

國家

其八

三載熙熙政有成心同止水一夫青民懷吏畏  
思威著賦薄刑寬節愛真桃李酣春當日茂桑  
麻帶雨隔疆新賢哉最績聞朝野侯有芳名照  
汗青

其九

郝寵臨

司馬才名屬使君淵源經濟軼河汾緒餘漫試  
成批却丸弄由來善解紛下士漸恩難報稱編  
氓戴德久昭聞委蛇不失羔羊節姑信循良概  
自分

其十

漢室循良第一班功能奏最重諸藩逖迤秋水  
冰壺粹清逼瑤塔玉樹寒赤子田闢歌舜日菁  
衿窓下誦堯天此行端擬銓臺用號額窮蒼借  
寇難

其十一

堪憐大道宰雞城琴瑟聲聞宇宙清百里宏收  
令尹績九重忽下大夫旌愀看極子其棠冷怕  
見啼川竹馬迎總使攀轅留不住轉思就日逐

南征

張孝子

雲滿荒郊草滿臺三年塚上自哀哀枯枝也識  
人能孝九月掄錢滿樹開

王簿周 彤

八子難忘心國極恩結廬塚上伴孤猿秋來滿望  
霧林色盡是當年血淚痕

推官嚴文

### 滋川晚度

滋川古渡對南關烟色蒼茫霽景閑獨釣漁翁  
依落日群飛宿鷺下平灘歸人簇簇爭先亂疲  
馬遲遲欲涉難自愧濟川才思短幾回臨想意  
盤桓

訓導任倫

### 聖井

高陵突兀倚荒村古井由來聖蹟存碧蘿雨封  
迷石甃殘花風落點苔痕蟬聲出沒朝暉晦  
霧悠漫日欲昏此處經過驂馬登高一望欲  
銷魂

同前

百尺寒泉石甃成等閑不覺輶轡聲幾看早禱  
施霖澤始信人稱聖井名

訓導董冕

Large stylized seal script characters, likely a library or collection mark, spanning across the gutter of the book.

Small square seal impression in seal script, located on the right page below the large characters. The characters are arranged in two columns: 上海圖書館藏 (Shanghai Library Collection).

